T2258
1222

劉奉璋家範

傳記行述彙輯第37册

宋蓮儖力

劉氏家範

劉氏家範弁言

世德清芬紀述無遺匪獨家範直爲世則　貞修先生抗心聖賢深入關域雖名位不顯未竟厥施凡所爭執規諷風采己自凛然遺高忠憲一書冥鴻遐舉固謝弋人之篡而愛其身以有爲留其材以有待正人君子值晦盲否塞之秋關繫尤鉅言之極爲剴切東林諸公設見及此奚至激於意氣牽連詔獄致被憸邪一網打盡明社亦隨之而墟蕩蕩古今大率一體圭臬具在所願肩道義厲節槩者敬謹奉之

年侍胡安銓謹識

貴不忘本則常貴矣此先哲格言吾爲我山喜之

戊戌秋九月十九日嶽雲敬讀

劉氏家範自敘

昔士衡誦芬著文章之體要靈運述德侈伐閱之崇閎是皆數典所難忘究非詒謀之茂則覽柳玭家訓每咨嗟於勃忽之緜稽房相屏風更惕厲以驕侈之漸蓋祖宗慎修思永德厚者澤孔長子孫視履考祥族大者心宜小遡本源於水木彝訓猶存用槼榘於高曾前光克廸巳卬惟鼻祖來遷自吳犀始前明逮及今日繩繩繼繼垂五百年文獻相傳甲於郡邑一世二世嘉遯含靈逸溪公仁覃後昆德齋公陰敦穆行春宇公守踰垣之節開學道之宗竺生職方家聲丕振紹閩洛之統緒與

高顧相切劘析義利於毫芒以天下爲己任離騷經注心契靈均家塾緒言力懲巧宦兼山公聞道最蚤大節皎然石埭公始進必端從吾所好世食舊德代啟通儒靖江丹徒禮述家業父作子述同舉鄉賢銅山少孤教稟畫荻先意承志孺慕終身慟我先君茂齡通籍澹泊明志孝友過人重光累徽亮清白之節感遠存往增祗愳之思蓋覆墜之可憂而負荷之匪易也夫公懃卿卿懃長者功名雖盛在天有餘恫也士希賢賢希聖者孝慈相繼保世乃滋大也祖宗以田宅遺子孫不如積德累仁也子孫以科第報祖宗不如敦品績學也祖宗未

發之幽光必藉子孫以發之發之盛則易盡故貴顯者隆替之交也子孫不已之生氣必賴祖宗以毓之毓之厚則益蕃故醇篤者悠久之符也爲今日之孫子卽將來之祖宗此身爲承先啟後之樞則仔肩甚鉅此心與往古來今相感則氣脈乃通永思厥艱猶虞貫墜顧可偝明訓忽遠慮有靈根而弗殖任柯葉之零茂乎奉璋忝藉世資夙承庭訓稟性蒙瞀從俗浮湛如入鮑魚譬諸糞土職方所斥今顧蹈之束身遠悔守口辭羞靖江所屬今顧違之嗣守爲難重傷先志矧以不肖使之備官乾蔭蚤彫祿養不逮恩榮叨竊悲愳參并曩者趨庭

獲聞家世曾卽奉璋所自出之祖上自二公下至大父
仿清芬集故例輯十三世儀型傳誌狀銘家書遺集謹
輯嘉言懿行分條編錄略具規橅而孤露餘生宦游遠
出舊槀一帙藏弆廿年惟我慈親賢明有濵義方之教
本於祖訓先世之澤護其吉光郵寄茲編命加排纂諭
曰此居官居家之範亦勗弟勗子之規必祖武克繩乃
所生無忝恪遵毋誡奉若提撕追念嚴君砥節礪行和
淚敬述續箸於篇爰付手民曰詔來哲從此一編長對
如賓旁臨上之嚴弈葉胥遵識保姓受氏之本毋驕毋
佚須節用而謹身在邦在家必循分而稱職旣爲世家

子弟自當澤以詩書思貽父母令名胡可乖乎繩墨貴者不可恃恐盈滿之爲灾貧乃士之常勿隕穫而喪志凡國法王章所必禁咸各懷刑苟人心天理所未安愼毋冒貢門戸所寄靈爽式憑賢者果經明行修益昌先烈愚者能讀書安分不失完人凡我子孫其敬聽之

光緒二十年春三月寶應劉奉璋謹敘於京師無量大衕衕之寓齋

此編輯於光緒初元前序作於二十年迄今未敢付梓者竊懼見聞孤陋又久暌鄉里於上世遺言軼事猶有闕漏蹈數典忘祖之愆庚子冬奉母諱憂居三載重加

增訂迺登棃棗敬呈

族中尊長

當代通人有知吾家世而箴其荒略責以麤疏者感且

不朽光緒二十九年秋奉璋又識於江陰南菁講舍銜

華佩實之齋

劉氏家範

奉璋謹輯

三世祖諱貴字廷富號逸溪始祖二二公孫處士公子壽七十八明成化時人

先世二一公處士公明農課子積德累仁皆隱君子也至公惠和敦厚篤倫理能容物選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言行終身習之族黨愛敬之稱爲長者又稱爲高士見喬御史可聘撰劉氏譜序先三河公楚楨伯祖撰劉氏敘傳

公少孤從兄治先人所貽田兄倍其賦間淩之嘿受無後言見先職方公撰家譜傳

公嘗招所厚善者飲里長陳某素無賴排闥入卧堂上
罵溺容大不堪公扶而酒之慰以溫語乃去謝客更酌
歡笑如初見職方公撰家譜傳
公丰標和峻志意高邁築草堂今斗拱門東環植竹柏
吟嘯其中見三河公撰清芬集
公有誡子詩曰五十稱衰我始有子宗祊孤危如卵之
累在昔我祖來遷自吳亂離身世遁跡射湖廬於北郊
翦棘誅茅如燕作壘似鵲營巢有孫三人伯叔無後子
有長男短折不壽汝克賢才劉氏其昌汝不賢才劉氏
其亡維瓞紹瓜不絕如縷仰思祖考俯瞻門戸惟讀惟

耕惟學惟農茲惟克家惟汝適從儉能知恥忍能守身
予將旦暮從爾先人見清芬集
公爲人敦愿惠和其雅志不與人競尤稜稜示人不可
犯居家出入惟謹督其子甚嚴子建多病然必早起漏
下二三鼓方卧遇諸壻不私相假借壻有自京歸者謁
公最後厲色責之不敢對鄉俗呼壻曰某字某號公獨
以名閭有悖行聞於公避不敢見晚年與里中耆英結
社爲商山洛陽之致每會各出酒詎佐酒惟公數有奇
語人不克和更以是屬之由是聞者慕公凡值勝集咸
願延公爲祭酒顧公非合志謝不往非其人卽踵門不

應江右涂元以詩遺公有高風未可攀之句蓋其實也
公生平不喜蓄積家四壁立怡然自適卒之日一無所
遺所有唯几上手書古詩一帙棋一局而已見萬歷譜傳

四世祖諱憲字仲威號德齋逸溪公次子壽八十六

公幼有志操甫數齡所親挾之去或納果餌袖中輒顏頳揮去所親異之見三河公寶應圖經

公幼即穎異就外傅誦書占對皆敏其傅期以大成無何母徐太君卒逸溪公困徭賦遷避無定居遂趣罷業逸溪公命之田則田命之市則市葸葸然惟恐失逸溪公指見寶應圖經

公性嗜觀書時時稱古人大義有所心得輒識之座右以爲治性治家之範嘗謂温公自不妄語始因以自戒見胡贊撰壽序並行狀及劉氏敘傳

公生平頗急施與有久負金者不責其償且周其乏其所因閒隱脫人於阨者甚衆不自爲德爲人謀能引大義策成敗以燭照見壽序

公素有大度有屠兒某負季子金季持之急踞坐公門外狂詈聞者掩耳走公若弗省旦日盥櫛往謝屠兒重荅季屠兒愧不敢見見行狀

公長子鎭江公邑宰韓公延爲子師禮之異等公亟戒勿言行事有緩急丐公以聞者謝絕之曰子以是爲干澤往哉見行狀

公嘗引馬援語訓子姪曰甯伯高毋季良晚年益務簡

靜長日危坐堂上肅如公庭得酒呼鄰父共傾笑語晏然亦不踰節見行狀

公力貧養親潛居修行年高德劭型表鄉閭施德若忘受侮不校固波流之砥柱月旦之萬規見行狀

公晚年益務隱德年至八十操履不衰見文文肅公撰先職方公行狀

公古貌古心安貧樂善孝友醇誠與物無忤潛德不耀每引古人大義訓子孫子孫既貴環堵蕭然不改虀鹽風味蓋慥慥篤行君子也見劉氏譜序

沈太守聖岐贈詩曰秉貞由至性履坦非絕俗所以大義炳脩然著初服又曰道腴神乃恬中堅外逾足譬彼

喬松姿自殊彝華馥見清芬集

五世祖諱繼善字元卿號春宇德齋公長子歲貢生鎮江府訓導壽八十

公少稟義方刻厲攻苦貧無書借友人書錄之友未及丹鉛公已成誦弱冠補學廩生以孝友三舉優行督學陳公用賓試其文冠軍大喜曰文行兼優可風多士時江淮之間聲稱豔甚（見先曲江公永沁撰行述並華教諭允謀撰兩朝實錄儒行傳）

公性至孝弱冠母王太君卒哀毀成禮事繼母梁太君如母太君感之愛逾己子後官鎮江以思親乞歸牒云雙親垂老迎養爲艱思切望雲家咫尺而千里術難縮地腸一日而九迴雖升斗微沾可效古人之祿養而桑

榆薄暮詎堪作遊子於他鄉凡三上見行述並先眞定公中柱撰家傳

公與王太君相敬如賓五十年無怠慢色歲大饑太君躬操井臼貸米爲飯進堂上煮豆以粒計分二子太君日不再食公慰之曰親色喜兩兒書聲高足當午餐見行述

公教子以義方塾師初授讀勸學篇有書中自有黃金屋千鍾粟等語公嚴屏之謂始進卽導以富勢而於出師陳情諸篇及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令公子職方曲江兩公恆誦之生平恥以文章見職方公兄弟詹詹有言公常詈之謂白頭豕諄諄以學道爲訓見行述

淄川韓公介宰吾邑延公爲子師公絕無干請爲韓所重邑有疾苦公黙奪之未嘗不隱用其言後大名耿公隨龍繼任聞公貧田荒蕪不治以十金屬所知代治畚鍤公辭無以報耿笑曰吾索償於君兒也後耿執憲西臺職方公偕計吏入都公以幣一束報之耿笑納之見行述並康熙寶應志

公賦性清介職方公舉於鄉公戒以毋蹈時習借科第營私橐及成進士官順天寄兩褐奉德齋公及公德齋[illegible]不樂衙公亦不御一庭之中硜硜如石故職方公得遂其冰櫱之操見行狀

生平持已待人矜而不爭職方公官太學時朝局骩骳欲以澄清爲已任屢上書時相楚王妖書等事起職方公將具疏於朝公適至京師見其稿謂丈夫委身事主趨利如鶩庸流也走名如羶必居已於清居人於濁激成皇上釜鬵臣工水火非君子學問事後職方公卒二年學使窮治東林諸正人將黜曲江公籍牌至提訊公戒曰毋激言以理訴遂獲免累歷坎坷橫逆比比而銷鎔鎮定不失已亦不尤人嘗曰君子矜名負氣鋒銛之露學問未深深則化矣見行述並清芬集

公事事以道自茹而極不欲以道學顯名樹幟極不喜

異端而亦不露攻擊之迹俗尙佛事公嚴戒之尤屏絕
非禮之祀里人有化之者見行述
公生平樂善不倦鰥寡疾痛不憚周恤亦不著名見行述
公子職方公執友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踵門求見公
謝曰漫勞車馬實無短長終守踰垣之節見儒行傳
公以學行選爲鎭江訓導端師範厲士風嚴程課絕餽
問力任名教督學楊廷筠將薦於朝公棄官歸閉門掃
跡日手一編見行述並兩朝實錄儒行傳
逆璫播虐海內鼎沸公閉戶課孫時集羣老祁文石輩
十餘人稱觴上壽一席中千有百歲邑人豔稱比於洛

社（見行述）

彌留時不一及田廬命曲江公曰伯子早逝長孫孤幼汝與之朝夕砥礪相與有成使不墮祖父家聲吾與汝兄相對目瞑矣（見行述）

公秉性端嚴嚬笑不苟立如山峙坐無欹容盛暑燕居冠履肅然訓迪諸孫八十不倦（見眞定公撰傳）

公博綜經史工古今文辭以學行自砥言動悉循禮法宦績鄉評令聞廣譽道高德修學者宗之以為泰山北斗（見劉氏譜序）

寶應道學自公始操修純潔踐履篤實不尚奇異不喜

標榜事無夷險從容自返嘗曰毋厚責人故能知幾引退辭榮高舉歷遇坎軻不嬰時網幅巾家巷三十餘年年八十卒見清芬集

六世祖諱永澄字靜之號練江鎮江公長子明萬歷二十九年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主事壽三十七先儒劉忠端宗周私謚貞修先生祀鄉賢祠無錫道南祠

公幼有至性不爲常兒嬉遊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慨然慕其爲人私語羣兒曰大丈夫固當如是立信國位朝夕謁拜稍長就外塾與師友論刺經義今古是非得失之林莫能難也又囂囂自期其生平所欲爲慷慨獨往不狥世俗一語見文文肅公撰行狀

公十九舉於鄉文文肅見公舉止凝定瞻視沈遠遂定爲道義交同年中召飲有倡佐觴力謝不往見行狀

公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衣母王太君力經營之公曰兒意自新不必衣也見高忠憲公攀龍撰墓志

戊戌復下第就舍旁築土室以居足不踰限益淬厲攻苦讀書身又多病藥裹滿前且藥且讀窮日夜不休見墓志

登第後赴館選已擬置高等會爲有力者所奪旁觀者咸爲不平公乃一笑安之無幾微見顏色見行狀

萬歷二十九年成進士神宗晏處深宮綱紀廢弛餞內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陝西悉令開採以中官領之又命中官榷稅各省採珠廣東鬻兩淮餘鹽分遣中官領浙

江福建廣東市舶司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兩畿民飢盜起羣臣請罷礦稅諸監皆不聽公對策略曰嘗聞治亂安危之機燭未然者難知燭將然者易知今天下之危亂謂其已然而土崩瓦解之象茫若無睹謂其將然而人心業已杌隉國事業已震盪太阿竊於僕御名器濫於私人荼毒徧於縉紳撫字艱於牧伯言開採則揭竿之呼起言稅權則反戈之變聞陵儒紳則靑衿露刄藪逋逃則亡命作使紀綱陵而不振法律縱而不操中外岌岌有異志矣皇上得微以西夏之變朝鮮之警播酋之釁隨發隨滅爲威靈遐暢耶姑無論吴蜀

淮蔡之事卽之三者發端於域外借力於全盛猶然朽甲頓兵徼士馬而虛海內設難起蕭牆禍生肘腋何以應之夫閹豎之播虐蕭牆之難也庶官之私置肘腋之禍也閹豎之權摧之早則變速而小摧之晚則變遲而大變之速特起於牙儈椎埋之徒而獨力易制變之遲乃並發乎積怨深怒之民而分裂難挽賈生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矧其熒熒將燎於原者耶公會試對策五篇指切時事言甚忠直主試馮公琦曾公朝節韙其言而不能用此篇尤爲激切見公文集並清芬集寶應圖經

授順天教授公曰師失其道久矣慨然以興起人士爲任進諸生勉以聖人之學豐廩餼嚴程課飭行檢伸寃抑懲污濁審勤惰鑿鑿日見行事羔雉之贄不及於門諸生中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士風遂蒸蒸變以爲安定復起北方學者稱爲淮南夫子公益考求國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九邊職事掌故形勢阨塞兵農錢穀之數皆得其要領見行狀墓志康熙寶應志

遷國子監學正選司某猶子入太學欲越次乞滿竿牘至再最後以祭酒命臨之公曰下官若有此例壹聽明公彈劾明公若有此例竟判允可也何必下官見行述並墓志

官國學時夏雷震郊壇詔禮部具修省事座主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公奏記廷機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茲則一切報罷昔萬安劉吉爲相惡聞人言災異詔中不及朝政鄒汝愚疏論之炳烈千古然則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豈盡人主規瑱哉臣下或不能無過耳叔向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國之大患也若已不極諫而又禁人之敢言爲患尤大故爲老師報主計無如請開言路爲門生報老師計無如請老師開言路廷機得書默然而旁或咋之曰此散僚剛訐乃爾見行狀墓志並寶應圖經

初沈一貫獨當國其後沈鯉以故宦兼東閣大學士一
貫忌之羅織鯉鯉雅知公咨以出處之際公曰近日時
事非特與古之治世異卽亂世亦異蓋亂世不正則邪
不用君子則小人也焉有君子小人各韞蒙而不露混
擾而無別尚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之柄操之上則治
竊於下則亂若既不在上而下又無顯竊之迹彈射之
既無其的尋求之莫得其倪則膏肓無可施之功叢神
有不還之勢矣某嘗讀唐史蕭嵩引韓休為相而心惡
其直盧杞引關播同升而目攝其言然休不以嫌逼而
挫諤諤之風播竟以避禍而甘靡靡之節所操既殊所

就亦異君子處小人之道可見於此矣閣下爲韓休不爲闒播小人且奈之何哉又曰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於易之夬有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之後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顯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揚廷是也從前之道爲曲爲隱狄仁傑行之於張昌宗從後之道爲直爲顯張九齡行之於李林甫二者操術不同其爲君子一也夫君子豈不樂渾厚包容以成無競之風哉勢不可耳故君子雖不逆小人之詐而必不肯墮小人之奸雖不屑悻悻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已志淸議直筆雖有俟於將來心術隱微自當暴於天

下此時非不欲去之患不得去之患也非勇退之難退而不失其道之難也我朝劉文靖謝文正近日王山陰皆侃侃諤諤退不踰時趙蘭溪病疏累數十上而不獲請豈三君子見知之淺而蘭溪結主之深三君子能苦口犯顏而蘭溪不能故也顧大臣去就非可毛舉細瑣當舉其大者急者昔孫覺呂獻可言不用欲去乃曰此小事不足決去就因共爭濮王事不聽遂爾決去是不爲苟去大臣之準則也又曰自古豪傑作事正於觸地挂閡之中見斬釘截鐵之勇若上下無迕爲所欲爲抑何難焉於是權貴益怒思所以中傷之官國學滿三歲

竟不遷見文集並行狀

楚宗妖書京察諸事起公具疏有所糾彈適司訓公至京師焚其草而止公旣不得上疏乃作書懷詩曰憂時無計叫天閽諫草低徊且自藏不畏九關多虎豹應憐華髮在高堂見行狀墓志並清芬集寶應圖經

公在京師數夢王太君病三上大司成書乞歸情詞懇切或阻其行公曰吾第知親之可慕而不復知官之可榮第覺不歸之逆心而不知序遷之可待故一飯三嘆一夕十起無一念不思親無一刻不思親昔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京兆李謁久不歸省李皋

劾奏謂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今免於斥且劾幸矣尚可靦顏諸生之上耶亟疏請歸歸三載杜戸究心實學動必以古人自師必以無愧屋漏自矢必以裨益身心世道自驗見行狀墓志文集並清芬集

無錫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顧端文憲成高宗憲攀龍輩講學其中公與高忠憲劉忠端及文文肅友善而端文則忘年友也端文既被讒構死崑黨宣黨攻東林甚亟公堅卧不出貽書忠憲曰此時君子與其載胥及溺無濟於事不若留爲後圖樹幟非難旋轉實難彙征之路未通正人之交未合獨喙孤羽誰爲應求一鳴而

去善類漸空國事不可爲矣見文集並寶應圖經

公孝友純至本於天植事大父母父母備極色養冬鑪夏扇鎮江公未御弗敢御居室寢處鎮江公未安弗敢卽安居母喪墨面柴骨泣血三年禫除歲餘猶不入內哀毀迫怛非僅飾衰經之容而已丁元薦墓碑曰輓近行古喪禮者寥寥靜之其尤摯云劉宗周請謚揭曰近世大夫行三年喪惟一永澄一人而已見行狀墓志墓碑請謚揭

公爲人淸嚴絕不干謁有司厲行安貧家徒壁立李三才雅敬公而憚其方介每見輒屏去服御疏布相對李三才有冤獄李知之而曰必劉公字來乃免可其人請

於公公以明知而爲之言非誠然辨寃不可已也乃書一扇使持示李見扇卽釋之後其人以油簍二餽公乃白金也公令子出示之曰吾兒乃未及此簍長乃能享受此耶郤之有同年生爲揚州推官憫其淸貧會幕官有得金入差之例命齎金叩請再三公益峻郤曰如某應差何以金爲如不應差而以金搆吾又可搆耶君眞所謂不知故人請謚揭謂公之學從義利辨種而特嚴於取與是也見行狀請謚揭並萬處士斯同明史稿本傳又王希伊撰朱宗洛行述

公嘗書薛西原語於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自損廉恥當銘之於心誓之以死故竿牘不及郡邑大夫

至伸人寃抑援人疾苦不啻身受邑人某以戇得罪於令令必欲置之死公白某寃狀令曰吾涖事以來未嘗奉劉公隻字何可拂也某得無死爲孝廉時村氓毆法以誣殺人訟繫公拊髀嘆曰嗟乎使劉生得冠進賢冠入里門者此輩豈終寃死乎旣舉進士力言於御史恤刑使者事在郡則謁諸郡在旁邑則謁諸旁邑必白其誣乃已孝廉桑明楨爲豪家所中死公髮立抗言旁觀嚙指曰如蟲百足何不虞肆螫耶公不爲動見行狀

公操履篤實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其學嘗謂人一日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此日方不虛生又曰常將集義二

孚較勘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多少不合兼不慊心事事檢點則不義之端難入天理本體漸漸歸復中庸曰素其位而行蓋天地間除卻見在皆非我有見在之中無限責成又曰入道關頭不外富貴貧賤兩途之校勘顏子高出七十子之上是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耳孔子言君子終食不違仁只是富貴非道不處貧賤非道不去造次顛沛全不苟且如微服過宋而主司城貞子是也嘗與劉宗周論交際則曰餓死甚小失節甚大論出處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論名實則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嘗與宗周究求仁之旨析

主靜之說曰如子言吾學猶非耶由是精進至忘寢食他日宗周漫說靜公曰第險耳如躡懸崖難試一武宗周以爲一字中膏肓不覺其身之再造也又與文震孟書曰弟嘗檢有宋諸君子言行錄當時人才之盛十倍於今只在能輕官爵今人卑卑碌碌實是宦情太濃一遇利害得喪之關裁割不斷浩然之氣一朝盡矣乃其病種又在應舉時求第之心太急弟與兄平時皆坐此病者其賢於里巷悠悠之子者唯斯其不能追蹤古之真正豪傑者亦唯斯兄此時或未必能悟異日當自曉也前言清介一款今人之究竟實古人之發軔的的確

諭弟業已書諸册非兄安得聞斯語見文集劉忠端撰祭文並清芬集賓應圖經

公居恆慨然稱百年易盡榮名不朽眼前朱轂身後青蠅富貴厚顯於人何繫毫髮以故生平誓不倚勢近利當請告時養靜焦山時宰有自南而北者羣賢並集於維揚時宰曰今日良會坐中獨少一人僉曰其劉練江乎或以輕舸逆之公復柬曰河魚腹疾咫尺不能前奈何後入都候補經年不投一刺於要津每月朔亦不肯隨衆旅見以故司教三年國學三年請告三年以冷曹待命又復經年皆他人所未有則亦方正之效也見行狀

公讀書根極底奧絕不爲浮沈涉獵尚友今古竅覈精審其室兩壁粘古今人名姓林林也言行得失旁加評註抉精洞隱兩漢人物咸有定品其於國朝名臣言行尤爲詳審嘗曰古人往矣千載之下爲吾檢點安知千載之下更無檢點我者其刻厲自任如此行狀曰每觀往事如身臨其際反覆精思故其學日深識日超骨力日堅材日警敏眞如川至河決未見其止請謚揭曰每讀書卽古人行事披瑜摘瑕窺見至隱以爲反身之地公嘗語文文肅曰吾自幼讀書見前史所載公卿閥閱之榮文章翰墨之業都不關意惟名節行誼振絕古今

則心豔神往恨不執鞭弭以從見行狀墓志請諡揭並清芬集

公雖官閑曹國是清議多所維持嘗曰至誠動物其不動乃我輩火候未到於海內賢不肖洞析無遺原心脫迹稽弊防微無弗先幾曲中胸中經緯八面玲瓏卽邊徼亭障江海豪猾盜賊咸具得其主名與其根株巢窟見行狀

公未第時嘗與文文肅誓曰余輩若幸入仕版四三年無稍建立碌碌猶夫人者便須割席絕交按其平生蓋眞不負所自許者又嘗題文信國年譜云彭殤並盡芝棘共殞而不與千秋俱磨者獨此耿耿者在耳故譜丞

相者生前之年也丞相之爲可譜者身後之年也生前之年年之小身後之年年年之大見行狀

羣從中耕讀異業公帥以立身大義訓督如嚴師嘗言人有子弟不類者非子弟之過乃父兄鑪鞴不具火力不熾不能使入鎔鑄中耳見行狀

萬歷辛亥丁公元薦字長孺北上公慕其賢遠迎之丁公復至公室劇談累日皆娓娓社稷隱憂及身心密諦

明年壬子劉忠端應召北上將沓公以當世之務聞公病甚出片紙相問答越宿相見公喘息不能出聲嗛嗛齒吻皆君父之念見年譜

公清質羸形弱不勝衣然善於持論亹亹而談日夜不倦語及窾會所繫沈潛英毅動中機宜至臨利害當禍福雖自謂賁獲不能奪也見行狀

公素多病自訪東林諸公後遂習靜焦山確乎有終焉之志辛亥冬覲南中一疏有感時政撫膺扼腕嘔血不止明年春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於家中朝賢者鼓掌相慶曰李綱不入不成朝廷咸以公行藏卜正人亨否世道消長乃病不能赴卒於家屬纊之日披衣起坐襟稍偏顧弟曲江公曰吾生平無敢不出於正者死而邪之非正也徐整襟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遂瞑目而逝見年

請行狀
請諡揭

高宗憲曰靜之雖尸居蠖伏其神常周六合以內於世道民生所關下至吏虜情僞江海盜賊咨諏詢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也然往往飭治象貌不爲世訾詬而已至神理血脈與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視靜之何如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於天下卽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吾前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

之斯道一日不明於天下卽死有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曉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衰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婾樂誤皇圖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靜之註離騷於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見墓志明儒學案

劉忠端曰昔人稱陳孝廉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陳白沙稱羅文毅以爲君子心事如青天白日近世士大夫惟靜之足以當之所謂理學而眞者非耶又曰其一片眞精神之所豎立卓然不愧聖人之徒見請謚揭

劉忠端曰靜之稟狷特之操鍾淸明之氣苦心慕古矢

志匡時大節辨辭受出處之機躬行篤父子君臣之教慨方正之不容會讒邪之交搆遯不繫尾見申屠蟠之先幾隱不違親免郭有道之黨覺淵源學問不忝紫陽之傳風節行誼抑亦羅一峯鄒吏目之流亞也見先生撰淮南賦並見寶應圖經

都御史鄒元標上疏曰原起兵部主事劉豪傑之才聖賢之志精誠徹鬼神行法一壽夭卓哉繼往開來之任允矣廉頑立懦之風敢亟請祀典以昭來禩見寶應圖經

喬御史可聘曰公篤志好修清操嚴取與於一介與弟曲江公相勉爲聖賢與海內名賢涇陽顧公憲成景逸

高公攀龍念臺劉公宗周湛持文公震孟諸君子道義劘切譚濂洛關閩之學卓然以天下爲己任感憤時事一疾而終高名千載爭光日月見家譜序

四庫提要云練江集文章平正通達大致謹嚴篇首程朱藥言序尤爲深切蓋其操履篤實故詞氣不足而持論不詭於正無門戶標榜之習見欽定四庫全書子集並清芬集

公嘗銘座右曰利是麤塵名是細塵斷利根却說斷名根是入細路若利根不斷漫說斷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轉活見文集並墓碑

又書座右曰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

如游雞羣鶴骨自在此居鄉之利也而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徵逐之行以不分白黑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如入鮑魚久與俱化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故鄉人等之塗炭清者非苛古人遇之旦暮狂者非矯見文集並清芬集

書公弟清之公齋壁曰入吾座者上之論道講德根極性命次之程古量今旌別淑慝又次之論文史品高下旁及經術制藝一談一詠莫非芝蘭斯羣居之至樂三徑之寵光也若市井子母之談居室猥雜之事或稱量

往來或雌黃酒食或誇服飾之豔奇或侈田廬之豐茂辟諸糞土何堪充吾之幃吾寧倩黃州人說鬼耳見文集並清芬集

族譜論曰余讀往牒未嘗不歎嗣守之重也語有之何論根株幹大枝斜是故瞽鯀見稱杜房貽笑其他榮辱近是者不可勝數有識之士鰓鰓然慮後至於屏風示諭石硯志思而著紹訓傳縣譜集禪儀述六世者亦惟是祖烈播揚用垂鴻譽蓋均有所見非苟焉而已也嘗觀今人願其子弟之賢不異古人乃其子弟反病先世不閱閱余甚惑焉夫人之所樹不在貴賤公侯將相未

始有種有如忠孝廉潔擇地而蹈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則一命之士而韋布之夫亦有以榮其所先況其上乎卽令貧寵席蔭服冕乘軒而顧驕溢淫僻食飲馳驅不飭名檢不辨菽麥此詎可同日而語耶且李廣隴西右族豪傑之士樂居門下及陵降匈奴遂恥而引去陳仲弓荀季和皆漢民譽其孫背而仕魏令學者有嗣守爲難之歎由此觀之過豈在先世也余家世隱不階仕進逸溪公篤祜後人乃有以儒顯者余懼廢公盛德不載滅先後名實之紀墮後人覽觀因爲之論著其凡若夫章先烈昌遺統如傳炎姚班諸人所謂鴻號榮

施是在觀者不然儻蕩自恣玷點名節則丙顯可以不敬高廟此帙特贅疣耳余不敢自謂石硯之思願以廣屏風之論云見家譜並清芬集

又雜說一則曰或有問於余曰世之貪且肆者比比得一淸謹之士難矣公論猶或非之何耶曰是君子小人所共冒之名也奚以辨曰小人貪君子淸小人肆君子謹薰蕕較然何謂無辨余曰子知其貌未知其裏夫國是明則人才可辨人才辨則進退可公進退公則吏治民生各得所此天下之大計也今有人焉一切置之不問而徒矜矜焉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

於攖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罔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手撩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夫不愛財而愛官不可謂之無所愛也不趨利而趨勢不可謂之無所趨也世有大奸欲掀翻一世之局以行己意則必假似君子者以爲用蓋眞小人不可用眞君子不爲之用唯似君子者用之其外無貪穢敗常之迹而內有柔弱易制之情故大奸藉之以陽塞人言而陰適己便彼爲之用矣當其私滅公邪害正之日良心豈不觳悚而旣已受恩而不可反則不得不與俱上下此焉

融揚雄之所以不振也或曰此輩大任覆餗置之州郡奉職循理爲民禔福不亦善乎余曰如子所言利害亦半苟無大權要脅之皆此輩見長樹名之時也見文集並清芬集

謹案公著有離騷經纂註一卷與靈均心事兩相印證其中論說無非倫常日用精粹良言是宜日置案頭藉自砥礪務須行芳志潔方可無愧古人始爲克遵　祖訓敬謹摘錄以附於後

今之語好修者敝車羸馬而已蓬藋陋巷而已疏食豆羹而已之數者豈不亦人之所難而非其至也人有所

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從古聖賢孳孳汲汲自強不息者豈徒有所不為而已哉如有所不為而已則一恬淡之士能之安用好學為王艮不仕莽朝可不謂介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可不謂廉而無忠言奇謀以取大位往來屑屑致譏友人王艮且然況其下乎然則艮猶不可謂之好修也故士有眞能好修者必如原之若將不及而後可以下均見離騷注

名非君子所取對貪婪言非名不足以矯之不然笑罵由人好官自我只緣不好名始修名長名也有一世之名有萬世之名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蓋好萬世

之名也使原不爲修名則泄泄沓沓與世浮沈冒一恬
退之似何至爲人嫉妬哉
飲餐可薄姱節必不可疎顧頷可忘束脩必不可懈如
是始爲法前修如是始可依彭咸如是始可舉世非之
而不加阻不然寛於自治厚於尤人非君子矣故曰聖
賢無討便宜的學問
劉元城曰周旋人事者費盡一身心力不過人稱之曰
周至其實仍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惟有一箇誠意千
古萬今使不盡或曰人情好競得一周至之人不亦熙
然煬和也哉曰彼之周至者直嚬笑語言揖讓餽遺之

間耳其大利大害所在未嘗不惟己是便也夫其大利大害所在只知有己又何取乎居平之謙讓未遑也哉推而言之堯舜之舉直錯枉仁者之能好能惡皆不周於今之人也然究竟乃無不周也故君子有所不周而其卒也無不周小人無所不周而其卒也無所周

氣節之士憚於繩束自治不嚴何以能治人乎孟子曰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用古制我然後能以我制人耳

七世祖諱心學字近思號兼山職方公子明廩膳生壽七十有五

職方公卒公甫數歲賴母韓安人教育獲承家學聞道最蚤文文肅曰近思甫垂髫有成人之度稱肖子見職方公行狀並康熙寶應志

公性至孝職方公卒祖鎮江公尚在嘗臥疾公嘗應省試或怪其不行公曰吾豈以一鄉薦廢吾祖一日藥餌乎鎮江公手書賜公曰調藥必至三更起侍尚未五鼓長孫可謂純孝事母韓安人終身孺慕見陸處士嘉淑撰墓誌

公生平不妄交接備禮端士飭廉隅職方公同歲生官

淮南者若姚直指周漕憲徐鹺使孫轉運朱水部招公
公辭遺公金亦辭時高其節見劉氏敘傳並清芬集
公生平篤行好義善舉不可枚數母兄弟二人衣食皆
資於公甲死無嗣乙一子一女皆幼孤公嫁其女爲其
子納婦贖墓田友人秦某歿潘煜如壽序作秦君求妻貧甚公周
之終其身有孤女嫁之職方公掓烈婦祠即戚婦祠歲久傾
圮公新之仿忠憲同善會與喬可聘王有容倡於鄉貧
者病者死無棺者皆有所給尤加意宗黨昏嫁喪葬咸
爲經畫數十年不怠職方公撰譜略公繡板授族人人
各一冊曰共念祖宗積累之意相勉敦睦無負先訓見墓

志並乾隆譜

公孰精史事及閩洛性理諸書學爲大儒思有以用世喜論經濟於古人得失利鈍頓十指數之如算見墓志

公嘗構堂東城隅與同志講學忠憲過而顏其堂曰興讓且爲碑記椓人構忠憲死邑有借公媚當事者錄其文選之公泰然曰吾以此獲罪可以見先君子於地下且得從忠憲游又復何恨事幸得寢公遂漸厭世事甲申後諸生久矣當貢太學棄去不顧絕意仕進操獨行君子之節爲後學典型三十餘年學者目爲蔡西山吳草廬究無以測其涯涘也晚年與同志結社擬竹溪香

山唯談經典不及世事郡縣數舉鄉飲賓皆不應公寄興棋奕或豪飲自適當其酒酣耳熱瞪目慷慨俯仰上下騷愁冪兀饕績千秋座中客無不欷歔嘆息嘗自署其門曰日暮一杯無事酒客來幾着自然棋見墓志並先貞定公中柱撰家傳

公易簀時執公子崇安公手曰吾中身放廢老死牖下不願留姓名人間墓中之石勿干貴仕見墓志

公著明史摘要六卷四朝大政錄二卷自萬歷迄崇禎家世仕宦耳目睹記皆親歷昔節甫私人紀述淆亂醜正惡直以污善類而欺後世讀公書有所徵信焉見墓志

劉忠端公曰近思以垂髫繼父業攻苦誦讀十四補諸生十九食廪餼俱以暗中得售不假羽毛予數往來江淮必過其廬詢其造詣觀其舉止談論厥後年益壯志益堅器益宏遠予與闡聖賢學問之宗身心性命之旨悉了悟無所疑竊喜練江之學可不墜也見忠端公撰劉氏譜序

喬御史可聘曰公文名噪江左能繼父志忠孝大節皎然天地間見喬御史撰劉氏譜序

縣志張璡傳時邑之號逸民者諸生中得四人焉王巖劉心學喬邁朱四輔見濤芬集

八世祖諱以任字重甫號弘庵兼山公次子縣學生壽
六十有四
公幼醇謹事親無疾言遽色處昆季間退讓濡忍待宗
戚里黨亦然見王編修懋竑撰劉公傳
公生平不識公府有以事忤者遜避之不辨見劉公傳
公少承先人產甚薄持以勤儉內外皆有法度逮於末
年視前什倍焉見劉公傳並劉氏敘傳
公性澹泊絕華靡而慷慨好施無一毫吝惜王氏妹貧
寡朝夕皆爲備具閱數十載弗懈族弟某某年逾四十
各畀數十金婚娶刊諸勸善書又歲施藥無算見劉公傳並劉

氏敘傳

公晚年以家政付諸子偕同志遨游湖山間構別業於宋涇河濱木石參錯花竹蔽虧以寄嘯咏見劉氏敘傳

公晚年自卜壽藏東郊寒食上塚率子姓讌飲其中歲以爲常臨卒謂公子曰吾生平無益於世然兢兢自守幸無罪悔其以鄉善士題吾墓可矣王編修懋竑聞而傳之見淸芬集並劉氏敘傳

陳貢士鈺曰宏庵賦性湻麗有無懷葛天之風見陳鈺詩序

王編修懋竑曰兼山公弘庵公累葉忠厚守其家法而不大耀於時見編修撰先竹峯公七十壽序

九世祖諱中從字自益號竹峯宏庵公次子壽七十有四

公天性純孝少事宏庵公謹謹致孝左右無違迨違養旣久歲時感愴如喪之日間舉先德訓誡子孫泣下不止方舉於鄉瞻望松楸悲不自勝觀者隕涕 見先新齋公家晟撰行述王編修懋竑撰壽序

公兄弟三人友愛肫摯和協無間言待諸姪尤篤弟遠峯公卒遺孤孱弱小人眈眈謀傾其家公杖挂甚力並中公於危官府白其冤乃免 見行述壽序

公善視族黨接遇以禮賙饑寒助婚葬無所吝惜年既

高而於事多所綜練有以事來質者必爲剖判是非無所回互而大指歸於解釋至於往來交際一以退讓不一較也歲時伏臘招集長幼敘語惓惓勉以孝義數十年如一日見行述壽序

公居鄉飲抑不肯有所表暴縣令愈重公有公事再三敦請不得已甫往應之至邑之利害當興除者反復辨論憎怨弗避見行述

公待人以誠推心置腹或有侵淩遜謝不較爲諸生時有寇乘其墉憑藉勢力以相刼制公默默順受究亦不能害也見行述

公少而穎異稜稜出衆宏菴公篤愛之以爲可繼職方公之後公亦力自奮厲丕紹前聞的緒是承淬磨底厲期於成就見壽序

居恆無崖岸嶄絕之行而未嘗依阿詭隨投合於世向以文行受知學使吉水李公時選高才生貢太學或勸干請公曰鑽營求伸吾不爲也赴禮部試有鉅公相知欲以術攬致公公不可曰彼誠愛我但始進非正予心不慊耳見行述

公十五入縣學逾數歲補廩膳生鍵戶攻苦精勤問學歷試高等聲譽噪甚赴棘闈十餘次不售無鬱鬱意愈

砥礪不衰舉於鄉三上公車不第公笑謂家人曰吾之不遇命也今老矣何逐逐長安道上爲自是有終焉之志不復留意於仕進矣見行述

公嘗築精舍宋涇河北栽花種竹隨意羅植賓朋過從慷慨論文酒酣耳熱俯仰古今議論風生蓋其座客賓應詩事公宅在儒家巷北宋涇河南俗名劉家壩岸岸北有所好軒半航亭府志竹峯亭卽此見行述並清芬集

公性澹泊終身無紛華之好衣食裁取足歲辛丑公七十誕辰子婦欲稱觴上壽請演戲爲樂公叱止之曰頻年歲儉人啖糟糠我猶粱肉不爲不過分靡靡之音何

爲者耶卒不許居常訓誡子姪恐涉奢縱蓋謹身節用其世德然也見行述

公治家有法度區畫井井條理秩然而時有所縱舍其負公者多至數十百金公無所問或以是誚公公亦不答也見壽序

公嘗以訟事被累其訟公者忮悍甚諸司符檄狎至而公自如或謂公曰吾爲子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矣子何怡怡然也公笑曰吾第聽之耳其後卒無事人以是服公之量見壽序

職方公所著有緒言離騷經纂註君嘗爲較定刊刻又

其時與文文肅公姚文毅公劉忠端公多有往來文字
公嘗收拾流傳以貽於後見壽序
公教子不專以文藝嘗稱引先世遺訓見壽序
王編修云公爲文謹守繩墨不少自馳騁而汪洋澹泊
有雍容和穆之度見者皆嘆爲不可及王修撰式丹序
曰清和純粹穆然以深絕非馳騁聲華者比侍講惠仲
儒評曰此文家正宗金鍼度人見壽序并王修撰所撰先竹峯公時文序
公病篤時購得大學衍義及二十一史全書親加繙閱
命諸孫取舊本校讎曰所好在此不忍捨也卧牀席不
能起猶口占制藝一首名之曰夢中草見行述

王修撰式丹曰劉竹峯以學行稱昌黎所云渾然端且厚文與行不失其世守者竹峯足以當之見清芬集

太高祖諱家昇字唐州號曙齋竹峯公次子壽三十九
先丹徒公曰公有淳德美行過人之才而年位不副論
者以爲恨惜見公撰靖江公行狀
王編修懋竑曰宋聲唐州克自樹立有聞於時可以繼
職方公之後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所撰先竹峯公七十壽序
謹案公享年最淺時靖江公兄弟皆幼孤嘉言懿行
無有傳述之者蓋闕久矣容俟訪之長老如有所聞
再爲補錄

高祖諱世謩字仿魏號蓼野曙齋公四子官靖江縣學
訓導壽七十七崇祀鄉賢祠
公之生也母喬安人以娩難卒又七年曙齋公就鄉試
卒於途公夙遭憫凶傷感不自勝每哭輒慟或至歐血
見者莫不憐之（見丹徒公撰行述）
公生日喬安人忌日也公自痛少失父母每逢忌日終
日哭泣年至七十親族欲改期稱觴公聞之泣下霑衣
親族迄不敢稱觴祝壽居恆自以不逮事父母而受子
婦之養戚戚不自安公寄諭丹徒公云我今年已週甲
無一善可錄無一藝足庸徒然虛生罔極之痛又百倍

恒情豈忍復言生日先期札致至親概知原諒無有寄遺獨外婆所贈四金不能辭蓋自週晬後當祖父在日已許受姑之賜矣諭台鼎等不必先時至靖本日在家祭祀適彼時久旱襄河斷流諸子婦欲來不得台垣四月二十三日到署四月晦日面諭子婦不可因生日有所饋獻並出矢辭初六日台垣買鰣魚初八汝婦打煿餅初九夜受涼初十發寒熱竟日祭先時不能成禮陳饌後兩跪六叩而已以是知罪甚深重因生日略受子婦尋常奉養便有災禍若更爲張皇有進於是者不知病苦奚似又一通云父爲鮮民雖七十子以不言壽爲

養志爲愛父以德又一通云天寒銀刀頗鮮我齒痛新愈得此更爲適口分惠弟妹並送渭陽及王范兩翁然吾於滋味但不能粗硬耳不盡以時鮮貴物爲嗜若數百里外遣使遠來未免於老人過分後來似此者不必又一通云汝等所以致養於親者常嫌過分眼前老輩未有似吾之受用者豈尚有所不足耶又一通云初三日治百歲方選挑匠人詳細審視閱六日藏事木段廿六方無絲毫毛病治法與辦十二太爺事一樣匠人以此番爲歎力似此材異工良爲子者可以無憾汝聞之喜可知也但鮮民早失怙恃於先親大事未曾少盡心

力漫得厚報於其子彌增慚憾耳見鄉賢錄並家信
無錫道南祠顧端文高忠憲二公立以祀楊龜山先生
所謂東林書院也配享先生羅仲素以下七人其後顧
高次第合食惟職方公未與公補府學生具牒督學莊
公請祀職方公於道南祠公至無錫奉主入祠郡縣耆
儒與縉紳先生皆會相與釋奠講學而罷後官靖江數
以公事過無錫具瓣香謁道南祠惟敬一日謂丹徒公
曰我昨拜祠下哀至欲哭豈所謂焄蒿悽愴者耶公於
職方公已上綢矣然猶純至若此見行述並清芬集
公於歲時享祀前期齋戒籩豆簠簋必誠必潔欷歔怳

惚如將見之公卒於二月初一日正月初四已得疾是
日爲公曾祖生辰猶令人扶至廳事詣畫像而拜初八
日爲公五世祖母忌辰强起盥頮而手足不能自舉遂
困篤公天資仁孝一生宅心遊目恆在先人左右至於
撤瑟之辰猶兢兢對越若此見鄉賢錄
公以北極下爲太乙常居雖便旋未嘗北嚮迅雷風烈
雖夜必興正襟危坐或至達旦見行狀
公子瑞州公官工部遇
高宗升祔恩例得封父母又請以己官階　貤贈祖父
母公聞之感泣謂家人曰三兒釋褐不數月而

聖主推恩及於再世當何以圖報會值
萬壽節晨起攝衣冠命子弟扶掖至廳事望
闕九頓首是時公遘疾百餘日殗殜不勝拜起而持之
益恭家人勸少休不聽也（見行述）
公少失父母事伯父新齋公如父朝夕依倚事無大小
咨稟而後行有三兄一姊友愛甚篤伯仲及姊相繼卒
哀慟不已拊教甥姪恩誼倍摯及官靖江兄餘齋公尚
在寄公詩有老去逾知兄弟好之句公遂引疾歸白首
兄弟朝夕相依年近七十侍兄左右不設几杖人以爲
難（見行述並鄉賢錄）

公縣試受知於潛山熊侯食餼後又受知於甯化雷公晚得熊侯墓志手書三通跋其後曰不意白髮門生猶得聞先師行治之詳若此見雷公語錄亦手鈔成帙志知已之感也一飯之恩一節之善終身誦之不忘而於人過失但微辭規戒不欲顯言見行述並鄉賢錄

公弱冠應縣試潛山熊侯會琢賞其文置第一先是有謂首選可夤緣得者慫恿公公不可曰奈何以是區區者喪吾志且安知有司之不公明人以是服公之器識補揚州府學生受知番禺莊公食廩餼後甯化雷公鋐督學政亦置公高等時當選高才生貢太學雷公特注

意公而同進有忌者公恥與人爭不就試雷公惘然人
亦皆爲公惜公自若也見行述
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王平樂太守嵩高等
議曰劉靖江名德冠冕江淮不可不舉報遂條列事實
以牒上時邑侯孫公源潮甫蒞任重其事及見牒曰吾
久聞劉君盛德今舉得其人遂加結具詳公聞之泣曰
生不及事父母而以孝爲名滋吾戚也力辭之手書寄
冄徒公曰孝廉方正非我所敢當也學中久爲此說汝
乃惑於易田之舉妄動此念作札寄平樂我得此報踵
其家力辭夫實與名副爲福四字孝爲首稱終天抱恨

以孝爲名可乎不可乎汝字未來汝三弟欲俟我到鎮在家舉辦汝兄弟識趣略同又曰朱子云凡遇名利退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高忠憲公云貴莫貴於無求賤莫賤於多欲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味二公語則老翁之不就薦舉所見頗遠見行述鄉賢錄清芬集並家信

公官靖江爲教先行誼而後文辭諸生有善奬之有過匡飭之有爭訟平之有急難保護安全之乾隆四十六年海水逆上學田被淹自捐俸給諸生膏火當官蒞事以公心行直道不立異亦不苟同其有所執持必平心

易氣和顏巽辭不爲獄獄爭同官感其誠懇卒皆委曲聽從後移牒乞歸諸生依依不忍別過市市人皆曰佛爺佛爺見行述

乾隆五十年公官靖江值荆溪大饑奉上憲檄勘荆溪戸口公案版籍料丁中覈貲產程甲乙吏不侵欺民得實惠哀矜惻怛溢於色辭戒里長毋歛錢供具或煮一雞子以進亦不食朝夕餐唯糗糒而已僕隸擇謹愿者二人皆稟教敕不敢有分寸私所至老幼逢迎歡聲雷動荆溪諸生任楷文賦詩紀事公手書家信云我十月奉署府憲夏檄委查賑廿九日渡江十一月初四到荆

溪初五起逐戶挨查清晨一飯而出點燈再飯午後自帶茶食果子擾民間清茶一碗而已目覩足行口諭手寫自早至晚未曾停留凡十七日雖勞不疲精神還算好所查地方名金泉區離城六七十里該縣來書絡繹不絕諄囑極貧戶口只可十之二三且以上司抽查浮濫恐有未便等語相嚇雖不曾依他所辦極貧十之六七然已不及該處四十年災册極貧十之八九不能推廣 皇仁內疚於心方恐得罪於百姓然乃有不虞之譽播之衆口方同寅並未相晤不知於何處得聞寄書推服並爲言之學臺亦爲嘆賞僥倖如此賠錢十五千

一蔬一米未曾貽累於民此其沾名者歟老妻聞之嘗爲一笑也所見民食艱難實可痛心一山花蘿蔔即南沙參一榆樹皮一苎蔴根已上三種猶云上品一葛雞根味腥一稻草剉碎曬乾爲末一金剛鑽食之令人大便難已上三種更難下咽六種俱爲末和麪作糊食民苦如此其人則皆務耕織且讀書者偶遇荒年遂至朝不保暮我等如在天上豈可不知稼穡艱難充養善心已將前六種包裹帶回將以寄示兒女媳婦見行述鄉賢錄家信

公常病咯血默坐澄心欣然有得遂有志於聖賢之學檢身進德以誠敬爲本日三復板之卒章抑之七章曰

此吾几杖盤鑑銘也又書敬以修身儉以養德言不崇華交不遺舊四語於座右以自警江都汪容甫先生不輕許人嘗歎曰劉君眞不愧此四語好讀書至老不倦尤深於朱子之學潛沈玩味反覆省察微言要義身體力行謂小學最切於日用以之律己亦以之誨人於明推胡薛二家合於朱子尤好薛氏讀書錄去其繁複取其精切爲薛氏粹語又選漢晉唐宋文之有關名教裨身心者爲孺齋文錄皆鈔本藏於家公嘗手書寄丹徒公曰所問朱文公生忌兩辰查白田先生朱子年譜公生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午時卒於慶元六

年庚申三月初九日甲子午時此二日備清酌醻醢致薦禮也因思以公之所學自勉久久用力知近日名士專尙註疏名物之訓詁而輕易宋儒之專講義理爲非是可知所返矣又曰行年七十制具送老晨夕背誦小學一字不遺陸清獻公云欲爲聖爲賢必讀小學欲保身保家必讀小學人而不爲小學其猶正牆面而立歟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舊有吳註高註近見陳鑑本義註甚佳白田先生在京時國簿公買以寄白水必有取焉可覓一本細閱他時將吳高二註寄汝爲作一註留示孫曾輩以當世寶老人亦借以爲夜行燭也又曰署

中大小同福生徒散去靜專讀書大是佳事近日重讀小學依止泉先生說先自外篇讀起已經成誦內篇將次讀訖此非幼學之書乃雖老而不可一日忘者也又曰看來教子讀書是人家第一要事須自小學入手要他作箇好人不必定於貴人閒居無事看朱子書甚憾好學之遲又無師友之藉耳見行述鄉賢錄家信

公承職方公之學於義利之間剖晰最嚴在家不問有無在官不言饒乏聞斤斤於財利者則深非之曰此豈士大夫所宜言耶嘗寄諭丹徒公曰貞修公所以爲吾鄉第一等人者只是義利之界限認得眞守得定又曰

各處帳目甚多不可不立帳簿因逐一分清一寄丹徒一留我處在署與人交涉亦宜立一清楚帳目收還漸多放借漸少張文端公家訓藥言也抵典難治買亦難不知治生爲急自己恐不足以養廉恥一言求利便近皇皇有許多不適意處一兩年間略治薄產少可喫飯須一切擺脫專一讀書立品奉親教子豈不是第一等事業哉又曰朱方無學田又不濫受詞訟不能無貧於贄禮吾兒知貧富有數想必聽其自然居官居家唯有節衣縮食以身帥之而已又曰源岷識字百餘並能辨别偏旁之同異看來天分甚好將來可以讀書更教之

立品儉用便是祖遺家私若家計之多寡固不可不打算亦不必過於打算張文端說知命一段最爲親切又曰白水先生其勇於爲義若耆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若懦夫然有孔戡之風然往往誠到極處若有神助此其人不可及也見行述家信

公於先世遺蹟雖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嘗手諭寄丹徒公曰東林諸公書札手卷文文肅公送德齋公八十壽序春宇公之任鎭江序可裱一長軸子孫有喜慶事或新年懸掛聽事使略知累世孝弟讀書淵源所自先世家藏翰墨得歸於我可幸亦可懼也又曰先世所傳東

林諸公墨蹟各房收藏者今得彙歸一處須裝演完整爲子孫之世寶曩年獲自曲江公後嗣所藏尙無蠹蛀晨起覆閱之殊可喜也明史摘要大政錄乃兼山公手輯竹紙經百六十年又子孫不陸續補治漸且散落糢糊矣欲追詹公閒時重爲脩整因特託寄來若再抄一部更可留貽久遠吾兒須逐細繙閱一過方令繕寫又曰南英姪孫呈出貞修公書札并詩草稿摺角略有傷損須補治之又曰文肅公手札只有三張殘缺難以裝演其餘整齊者可付背今年所寄東林諸公手札或與文肅公札合背雖是與曲江公暨高祖者皆係當時淸

流重望與貞修公氣誼久而不忘即墨蹟可見文肅公石刻手書須爲褾背碑已微殘只此何可多得又曰歲前有一大喜事又於述姪家收得文文肅公手札三通附顧畇滋先生跋尾共十六札遂爲完璧豈非幸耶又得貞修公歸省同人贈行詩卷詩字俱佳須要褾背又曰東林諸公手札亟宜裝潢不得因循兩軸或合褾一軸若改爲册頁易於展閱外用紬囊楠篋少貯腦麝辟蠹可垂久遠見家信

公卒之前月甫得疾自書數語曰某孤露餘生年躋大耋正而斃焉得隨先父母於九原乃畢生未有之至樂

夫復何憾又自撰輓聯有見我雙親似遠歸之句遺令毋用僧道毋用鼓樂毋停喪見行述鄉賢錄

謹案丹徒公官丹徒時靖江公或就養或家居其寄丹徒公書若干通書法遒勁得孫過庭筆法今藏家中可為世寶茲摘其中有關處世持家脩身制事之語敬錄於後

初八赴徐公席上聞有報子來汝得選丹徒司訓缺初時私見猶有厲夜生子之嫌不免似已既而思之此春宇公宦遊之所二百年後七世裔孫復官於此雖苜蓿寒氈先人流澤長矣但望吾宗子孫更二百年又有

隸鐸三山者是所抃祝耳以下皆見家信

聞學友有府班演戲之說汝力辭甚是生兒望其成立爲他惜福要緊前月望汝喜信夜間枕上思量　司訓公　職方公在鎭故事子孫能追而邇之鮮矣如或得孫名曰阿邇然說得太高又不敢徑取此意因令汝酌擬

左司課讀有方源岷功課不求甚多而求其熟正是吾意古人讀書只一徧非初讀極熟如何久而不忘要之書不作第二徧讀正是能讀書者

源岷可以讀書便佳不須貪多以養其氣爲要閒中教

他向上作好人更緊要冬至前後多買好梨與服生熟皆宜

源岷近讀書寫字高興頗知問難望他將來作讀書種子讀書久氣質醇便是佳子弟非徒科第作官也

源岷雅頌讀畢須温習背誦明年或書經或禮記不必遽讀周禮左傳小學是作人樣子亦令帶讀朱止泉先生云先讀外篇小兒易曉先生即爲講解如今看得子弟聰明可以讀書更要早早教他立品好義徒能文取科第不是上乘恐非　先貞修公之望於子孫者老父雖庸庸亦不之取也

源岷從張先生若能將四書小註讀熟將來得力甚大
又宜少上生書多讀熟書
小兒語可楷書錄教孫男孫女
新生孫女名以莊榮莊敬爲持養之道男女皆要知此
近日老翁加功於此或有得力處
看來學者讀書立品尤以積陰德爲存心之要盛衰無
常此或少長久耳至子弟之賢愚以寡欲爲貴才華雖
好多欲者無所不至况其下者乎
前寄到陸桴亭先生思辨錄前輩於理學有心得處講
經濟有致用處可深味也陳榕門中堂所集懿規各種

皆居身居家居官之格言可知今古賢士大夫都必自日用切近作起二書俱不可不讀翁老矣夜行秉燭所照幾何願吾兒勉之

陸文端公家訓布帛菽粟皆精金美玉也大貴人說話愈近愈遠如此

三月偶於燈下得白水所刻朱子孝經刊誤本讀經一章傳八章次早讀傳六章熟其詞而後到館似勝少時然未三五日輒忘數字以是知讀書成誦少年宜亟亟也在郡只熟讀得夜氣箴前偶繙得陳茂卿夙興夜寢箴始覺好三十年前賓暘見貽時猶未之解也五月偶

見宋人小說云古人製字閒暇字與防閑字同有深意小人閑居無所不至所貴以禮自防也君子雖不至此然亦多留意聲色盃酒者昨見朱子語錄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要閑心卻不閑隨物去了不要閑心卻閑有所主勉之

王耕翁訃音到舊治白水紳衿爲位祭以少牢滿漢席王公生日則祭以特羊二週三週另爲打算祭奠去思碑當公在時功令當一概除毀百姓爲仆而護之茲則重爲豎立供以石桌以便拜奠何如光景想其生平菲食惡衣奉身調度人所難堪是又何如淡泊要之其不

可及處只此便是根柢此條並見清芬集

此日離場期甚近養心第一陽明先生場前用功法可師也汝雖留京三載能安分安命腳踏實地我所深信但此次四舉於禮部矣且在長安久欲得第之心較前科爲迫我望汝之壽且安甚於富貴欲汝榜前處失於得之先耳

會榜已放得失異境一切自作主宰近日覺得朱子所云略綽提撕令自惺覺及不可專靠書冊稍稍放教虛閒兩訓至爲切要願與吾兒共勉之

今年四月榜後八月案後胷中不懌者三數日此學問

不濟之驗然旋復平夷看來富貴貧賤各有自得之處隨寓而安亦無不可安矣衣食不缺可以讀書身家安好即現在清福也

得來書知汝身子安好能啖麵食在北日久爆勝溼也然適可而止凡一切酒食燕遊皆不得過於高興此便是孝子守身緊要處

汝留京二年於讀書學問有益所得已多功名遲速有時一切聽天明年或不得毋聒譟欲留則留欲歸則歸臨時酌之倘得之越要謹慎

伯父歸得汝八月一日書知汝火灾之後坦然不以介

意又早臥早起窮經好古之餘不忘舉業皆余所欲於汝者

南宮得失不介於懷有此意趣方做得好人方做得好官

打點會試事否前此不促汝行者以和相當國非求仕時也今則當以貧賤爲恥矣截取將近吾兒必不肯爲知縣倖得一第進用伸志固佳歸來著書教子亦佳自田先生五十一歲纔成進士吾兒宜放眼開懷克己勉行得不得聽之於天可也

不會試之說具見孝思予不之强下科勉之予所望於

汝者不徒貴顯將來有所竪立使人謂 職方公之後有人耳如但中進士爲美官眼前熱鬧非老夫所羨也

潘萬黎今年失館欲謀之冉徒余已允之不令南行但故人之子不當有諾而無信故特及之得二十千便可說時屆春仲難以湊巧便中留意

汝三弟出門尚緩范項望遣人速還恐貧士失信爲人輕

先世墳田力可受而受之甚安

我生平抱橋澡浴把纜放船

獲姪學習貿易只要長進自立到東家少不得他時館

金自多不必著急亦未可遽爾揀精肥也

生意人穿靴便不務實

汝處需臧獲甚亟一時不容易得近日我輩取友延師其人尚難遘遇何況若輩降格以繩不尚才情但尚老實包容小過或可久長耳我看天之機一切在著意不著意之間最好

公嘗作勵志詩曰昔聖既歿精光常留山耀谷煇天地同流智力競起測管探幽不入歧途即屬冥搜蕩蕩夷庚棄置莫由予性蒙瞀與道沈浮老至無聞盡焉心憂若陟高山自彼平邱束身遠悔守口辭羞灑埽夙興衾

影自求豈曰聞道庶幾寡尤聖言如日垂照千秋杳杳
長夜獨我道周東隅既失桑榆不收俯慚後哲仰愧前
修見清芬集

曾祖諱台拱字端臨號江嶺一號子階靖江公長子乾
隆辛卯科舉人官丹徒縣學訓導壽五十五祟祀鄉賢
祠鎮江府丹徒縣二學名宦祠
公幼不好戲六歲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几席獨處
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父兄長老皆憚驚慕黃
叔度之爲人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
夕禮之出入里閈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見所尊
敬應對恭謹進退以禮所尊謂人曰吾見劉子劉子事
我以禮吾受其約束年十五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
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年十六入學附生院試前夕手一

編不寐家人疑其溫習經義就視之朱子語類也見阮文達公元撰墓表朱贈光祿公彬撰行狀並劉氏敘傳
公遠宗職方公之學近守靖江公之訓以慎獨爲入道之門以主敬爲躬行之本江上舍藩漢學師承記曰君六世祖以躬行實踐爲主子孫世傳其學至君深研程朱之行以聖賢自繩然與人游未嘗一字及道學君勤於讀書嬾於著述不似今人鹵莽成書動輒盈尺見鄉賢錄清芬集
公性至孝六歲朱安人卒公哀毀如成人事繼母鍾安人極孝年十餘溫凊定省惟謹弱冠後屏當家事米鹽

匱乏不使親知而甘旨不缺後官丹徒每歲必迎養兩
大人於學署至孝蒸蒸以志養志年雖五十有孺子之
慕鍾安人或返寶應公有家信至輒目矚公嘗客他所
急心痛驟歸安人病危甚迺悉心奉湯藥衣不解帶者
數旬安人病遂愈後連丁內外艱水漿不入口既歛枕
苫啜粥哭泣之哀震動鄰里居喪凡五年不飲酒不茹
葷出就外寢青浦王侍郎昶以爲有曾閔之孝（見墓志崇祀鄉賢錄）

吾家舊有闔族宗祠公以爲與
大淸通禮不合乃於公曾祖竹峯公以下三世讀書處

改建家祠祀竹峯公曙齋公靖江公每祭前期齋戒宿夕視滌濯祭之日腥飪豆籩悉遵通禮升降獻酌盡其誠慤立祭田爲展墓祠祭之用遇父母祭日必盡哀故阮文達公元曰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戚者數日（見墓表鄉賢錄）

公督教諸弟未嘗加以辭色然怡怡和悅諸弟嚴敬之無不感其恩誼族中有少孤不能讀書及貧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撫教之（見鄉賢錄）

公篤於友誼與江都汪容甫先生爲問學交先生卒其子孟慈先生尚幼公經其喪訂其書督教其子不異子

姪故孟慈先生曰先君見背喜孫有過戒之有善獎之有急難保護之喜孫賴以成立又宏獎士類振拔單寒武進臧庸曰庸往來鎭江靡不摳衣請益質以心得爲之歎賞或有不合反覆引喻且恤其窮途賙其困境飲食教誨十七年如一日也見鄉賢錄並公遺書後

公舉於鄉計偕入都鄉人燕集招優人以觴進同座皆避席公凝然湛定弗爲動一坐大譁後乃愧服見墓表鄉賢錄

公六試禮部凡校士者莫不欲得公公閉門却埽足跡不至貴顯之門卒不第見行狀

公官丹徒月課諸生嚴覈甲乙日與諸生講貫學業言

坊行矩率以身教取儀禮十七篇除喪服不用其餘諸禮繪為圖與諸生習禮容為發明先王制作之精意士子之善良者挔之使自進其無藉者反覆勸勉務令愧悔自改乃已嘗謂校官不常接見士子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以廉恥氣節為敦勉江蘇詩徵顧鶴慶曰先生秉鐸丹徒二十餘年鼓舞文教振興士習而持己嚴峻人不敢以私干至今有去後思見鄉賢錄清芬集

官丹徒時適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公公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效於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是役也與靖江公辦荊溪災賑同時先伯

高祖餘齋公寄靖江公書云吾弟年過六十今始抱孫可喜之至名之曰篠因去冬在篠里查賑是以命名所謂積德於子孫者其獲報必不爽矣昨歲大姪在丹徒查賑粥廠辦粥聞亦皆盡心辦公教職雖閒曹然遇此等事亦可出力亦可行道上爲國家下爲窮黎不負祖父教訓可爲子孫作福何樂如之貧也非病此等事乃我老年樂聞者也見墓表家信

公生平廉介自守束脩外未嘗名一錢當道餽問絕不受阮文達曰先生愼於接物尤廉於取虀鹽淡泊晏如也見墓表鄉賢錄

公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愧悔性和易終其身無町畦亦無疾言遽色瞻其容儀雖頑夫驕士莫不抑然自歛見墓表行狀

公素無他嗜唯聚書數萬卷日夕冥搜以其餘力蓄金石文字數百卷居室精潔左右無坋埃之積自言雖卿相之榮不以彼而易此也見行狀

公為學自六書九數天文律呂莫不貫洽諸經中三禮尤精發先儒所未發其考證名物研精理義未嘗離而二之傳注有未確雖經師相傳故訓不為苟同於漢宋

諸儒絕無依傍門戶之見雖遇鴻生鉅儒有爭氣者概弗與辨以故名滿天下而人無忌嫉之者見行狀

分學問德行同時儒者無不折服翁學士方綱送歸寶應序曰今世攷訂禮經必於君屬盧學士文弨鍾山札記曰劉君攷訂禮經致爲精細余嘗就正段大令玉裁曰潛心三禮吾不如端臨王觀察念孫序遺書曰端臨邃於古學天文律呂聲音文字靡不該貫於漢宋諸儒不專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所到比之閻徵君若璩戴庶常震程教諭瑤田學識相伯仲汪侍郎廷珍曰劉君每下一義前人未及知後人不能易精之至也此諸儒

服其學也汪明經中曰劉君欲吾養德性無騁乎氣血使吾見所不足此吾所以服李進士惇曰劉君學行不愧古人王觀察念孫曰君孝友純篤每心折焉朱學士筠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晉涵曰予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劉君一人而已此諸儒服其行也見鄉賢錄

公常留館京師時

朝廷開四庫館方聞綴學之士畢集自大興朱公筠歙程公晉芳外休甯戴公震餘姚邵公晉涵同郡任公大椿王公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務求底

於至是而後卽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先生莫不折服以爲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莫公若也見墓表行狀

江都汪孟慈先生曰劉先生傳其先世職方君訓導君家學言性天道發明孔門微言大義躬行實踐以孝名天下當代名德至以曾閔擬之不喜著書以論語禮經爲孔氏微言大義所在用力最深今所存生平論著皆後人編孴先生隨手劄記之藁無言性天道者未發之蘊不可得而聞也先君嘗言端臨懷祖學行不媿古人又與先生書稱先生天資清粹穆然有道之人則後之知言君子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不徒以經生目之見書後

公家信云新弟婦賢明家中氣象甚好此最可喜某近想得人家養和氣如養嬰兒一般便是發祥光景信見家

祖諱桂榮原名源嶒字次原號馨山又號夢白丹徒公次子官銅山縣學訓導壽五十二祀先正祠孝子祠公九歲而孤天性純孝自傷失怙歲時伏臘悽愴不自勝事生母夏孺人能以色養五十而慕依依若孩提一日方早食公子傳夏孺人命趣公跪堂階下公卽置箸往跪從容談說無幾微不豫色姶至僕媪皆匿笑不止後率見爲常嘆曰吾事主人多矣未有若今主人之孝者見外祖顧蘇人處士鎮生撰家傳先伯叔俔孝廉恭晃撰狀

公事叔父母如父母恭順一本至誠與羣從居友愛倍至待諸姪暨諸外甥教思肫切有以文字就正者必反

覆批閱務使得其理解而後已與人語勤勤懇懇聞者感悅或泣下其遷善嚮學得成立者比比如家小鴻魚竹叔倪三伯父阮南江姑丈皆所成就者見行狀並家傳

吾家上世率忠厚至公尤慈祥和易處事接物一以眞誠不設逆億人或笑其迂慮其坦率弗顧也於師友之誼故舊之情盡倫盡理久而彌篤鄉黨中有善舉毅然襄之宗族中有寃抑奮然爭之見家傳

公爲制科文沈摯刻露一以淸眞雅正爲宗早受知於湯文正公金釗補博士弟子員繼受知於朱虹舫先生方增以第一人食廩餼歷應鄉試累薦不售遂以教職

自效見行狀

公初署邳州捐家貲修　文廟歷署海州通州安東贛榆均秉正無私恪遵先訓視諸生如子弟懲過勸善娓娓不倦冰兢自矢所至有聲最後調銅山以所得歲科兩試贄儀修　文廟葺節孝祠建總坊補木主上憲嘉之問其所費不肯計報謂所知曰吾自盡吾職豈有所爲而爲之耶見家傳

公中歲習醫家言悉心按察逾數刻始定方以故治病輙效北方無良醫就治者尤衆病愈或衣冠詣謝或徑去不顧其後再至則仍治之如初見行述

吳縣顧蘇人先生曰君得天者全不知人間有機械事其品詣在羲皇以上懷葛之間惜名位未顯無所表見於世然卽此隨所處而各當其宜各盡其分在流俗人視之以爲平平無奇者皆挾聰明才智者之所內歉於心而瞻企弗及者也然則君雖賫志以歿而克葆其天以見兩先賢於地下亦可謂無忝所生也已見家傳

公著有文集四卷有心說一則曰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心耳存此心則此心之獨異於萬物者卽足以伸於衆人之上去此心則此心之同於衆人者卽其同於萬物而且不如萬物之有眞而無僞者也存此心養此心

操守此心擴充此心盡此心知能之所可及而無乎不到無不有以極其致而後此心乃爲不可限量之心毋爲私蔽毋爲欲撓毋爲物累而後此心乃爲不可屈撓之心而後有以完其固有之心蓋得乎此心之正而身乃不卽於邪得乎此心之公而身乃不卽於私得乎此心之直養無害磊落光明而此身乃可以從乎理不從乎欲從乎大者遠者不從乎小者近者安其身於道義性命之內不至危其身於禍福利害功罪賞罰予奪毀譽是非之交致爲此心之害而後可以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耳 見文集

感應說曰感應之理不爽也盡其道於人而天佑之天之所以佑賢輔德論功行賞也鬼神因天而主陰故觀人於內觀於人心之所存人主陽故觀人於外觀於人身之所發一事一爲誰導其行誰導其止有默相其成敗者蓋人必有鬼神爲之體也鬼神以天地爲體天即以理爲體人之立心順其理而得其體則吉逆其理而失其體則凶亦視乎與天地鬼神有合否耳蓋理者緒也有條不紊之謂也亂其理則如絲之棼必得平心下氣復循其緒以列之而後得盡其緒理者道也有途可循之謂也越其理則如路之歧必得回首卻步轉向其

道以行之而後得至其地此此效順棄逆於其始猶可轉凶爲吉於其終此由不合而合者也其有不合者緣勢不治路歧不返此則其趨凶而避吉者也吉凶固鬼神爲之也趨避乃人實自爲也故其害出於人出於人者出於欲也出出於人之欲卽背乎天之理背乎理卽所以背乎天鬼神者奉乎天者也人者肖乎天者也背乎天卽所以背乎鬼神背乎人夫背乎人者人不向之背乎鬼神者鬼神猶向之乎而天猶獨擇其背天者向之乎然則非天地鬼神不向之也乃其自背以自取其不向焉耳故不循理以立身者自絕於天者也不盡情酌理

審時度勢盡其道而行之以處人者自絶於人者也故君子但盡其所以感之者於己而聽其所應者於天人在我者我能盡之則盡之不在我者雖非我力之所能爲然亦必有相償之理默定於冥漠之中而毫髮無或爽者統會參互斟酌調劑以曲盡乎施報感應之神焉且天人有合其報者人報淺則天報深人報深則天報淺虛受人報必實受天報實得人報必虛受天報報有遲速有緩急有大小有順以爲報有逆以爲報有反覆顚倒以爲報有警戒策勵以爲報有顯以爲報有隱以爲報失報於此而得報於彼蓋禍福災祥無一定而感

應施報則有一定而不可移者然君子將爲善也不可
存報於其心雖知其必報也但責報於人人猶惡之而
況於天而其將爲不善也不可不存報於其心旣深知
其必將報惴惴焉惟恐得罪於人者人亦矜恤而憐憫
之而況於天君子視天如視人而德極乎天人者天人
亦備極其報而君子但求自盡耳故惟下學而上達不
怨天不尤人而與天相通見文集

父諱書雲初名金管又名書忠字縵卿號研舫又號景
韓銅山公次子咸豐辛亥　恩科舉人丙辰科進士內
閣中書舍人壽五十五
公之生也銅山公夢有張青葢詣門者曰孫應科寤而
公生葢端臨公生辛未其鄉舉也以辛卯公生辛卯其
鄉舉也以辛亥祖孫相承殆其徵與見馮方伯煦撰墓志
公幼穎異八歲能屬文長而博涉羣籍世端臨公學讀
書有得默識於心偶有所作隨手輒棄嘗諭不孝曰吾
人生古人後但當多讀古人書以增長學識培養性天
切勿鹵莽箸書蹈不知而作之恥

公性至孝晨昏出反依於禮經而誠有過焉年十八侍生祖妣夏太孺人於里中六月夏太君卒銅山公官銅山聞喪以毀卒訃至而妣朱太恭人以憂病方是時兩世之殯一南一朔相越數百里母又病在牀第兩弟均弱小公以一身出則奔喪入則侍疾勞瘁哀傷殆於滅性母病累年公未明即起勵志讀書晝則左右就養夜必俟母寢仍篝燈讀冀博一第解母憂辛亥舉於鄉母漸瘥壬子下第歸母疾革公晝夜傍徨走謁名醫跽泣求診又率兩弟嘗所遺矢卜休咎卒不起公不飯不頮者百日不御於內者三年馮方伯煦曰喪禮之廢久矣

所履若先生古且難之矧今日邪見墓誌

公性友愛有兩弟二女兄三弟純如公年未三十以瘵卒其病也親視湯藥其歿也親視含飯哀慟之聲感於行路撫其遺孤子女二人又先後殤公益傷之四弟銘竹君銳志績學屢躓名場鬱鬱不得志又殤其長子公多方曲諭以慰弟心逮彌留時命以銘竹君幼子奉璩嗣純如公並諭不孝曰汝兄弟止二人汝四叔兒女多汝將祖遺小瀛洲歸我承業一分順歸四叔為奉璩讀書之貲促具券强起作押友于之情雖至易簀時猶惓惓不忘如此光緒辛卯銘竹君舉於鄉距公歿七年矣

猶以兄不及見爲憾公長姊適儀徵阮南江主政恩海姊早歿久厝未葬阮氏寖衰公爲治外棺安窆歲時伏臘展視松楸三姊適同里王文勤公凱泰乙亥姊由閩歸寶應公寓郡城館鹺署以姊疾輒歸侍每月朔刺小舸來郡竭數晝夜校藝畢旋刺小舸返寶須臾不離姊左右如是者二百餘日姊卒公慟如喪三弟時馮方伯煦目遇兩弟若女兄婉篤而深至無聚散存歿腆腆如也參墓誌

端臨公弟緯臨公冢媳張孺人公之嫡伯母也貧寡無子奉之如母且爲立嗣孫兩舅氏歿母寡且貧亦奉之

如母遺孤幼撫之如弟族叔蓮廚封公曰吾於稠人中見某某兄與其表弟語有一團藹然可親氣象純是從孝念中流露出來戚族中之孷老且病者月有所助業師盧某遺孫二汪容甫先生之曾孫某孤並周卹之俾得成立

公素性淡泊以祿不逮親庚申春告歸遂不復出儆衣疏食不忍有加以束脩所入建夏太君節孝坊刋銅山公文稿他如植宰樹脩祠宇必罄所有濟之不少少計豐裔又塘西職方公兼山公墓側有田數十畝族人輾轉相鬻向不出劉氏適族某將鬻於他姓公亟售之靖

江公曰先世墳田力可受則受之公其善繼志者歟參墓誌

賴逆洨洸由淸淮南竄至揚州伏誅漕督張文達公之
萬將以公名入告公曰無功而受賞誣也卻之江南初
平總督曾文正公國藩奏改鹽票招淮商以一票屬公
卻之其淡於榮利如此
公主講高郵珠湖靖江馬洲鎮江寶晉南淸河崇實四
書院馮方伯曰教士循循勤而有法紀實也鎮江爲春
宇公秉鐸之所越三百年端臨公復秉鐸丹徒今閱年
八十公又主講二十載時以無忝所生爲念潤州耆舊

柳賓叔興恩許東磚頭人忘其名字周子如伯義嘗云不意丹徒
承寶應劉氏教澤至於三世此固劉氏世德之長抑亦
吾邑之幸也其感佩如此揚州舊有梅花安定兩書院
都轉方子箴鹿省山歐陽崇如劉芝田歷聘公校閱課
藝方公曰八年之久去取悉當士論翕然公以兩院膏
火亂平後定額生員止六十名童生止四十五名寒畯
向隅者多遂請於都轉每院生員遞增至百三十名童
生遞增至六十名今著爲額寶晉館課增額至八十名
崇寶館課增額至五十二名復以經費不充捐脩羊以
足其數士林頌之參方廉訪濬頤撰先祖七略齋文稿序並墓志

公家居三十載問字者羔鴈成羣公口講指畫娓娓不倦每改一藝必斟酌盡善旁行斜上評點綦嚴及門者多飛鳴而去高郵張殿華皮匠子也年十一能背誦十三經丹陽林臯貧苦好學公助以膏火教之成立皆入泮

公性狷介有澹臺風而遇有義舉則竭力赴之主講高郵時州牧濟甯馬公鴻翔延公整理育嬰堂擬章程若干條勒石且抽查無定日積弊頓去是役也高郵楊君際春家鄰於堂洞悉堂中積弊惻然久之適公主講席因乞公言之州牧此丙寅春事也丁卯戊辰楊遂聯捷入詞林

同治丙寅淸水潭決寶應灾揚州太守孫公恩壽以賑

事屬公公篤念靖江丹徒二公辦賑故事晨入賑局不假吏胥止擾清茶自備餅餌同局齟齬委曲維持以竟其事豫省飢民麕集揚郡郡守慮滋事諭正月初旬遣散渡江其時天花盛行東北風正惡公徧謁當道乞展留一月以保嬰命堅不允乃偕同人倡義賑專留孕婦瘂嬰全活甚衆泰州科試生童以事忤提調官將竄治之而黠者逸去殃及無辜公力白之乃寢武鄉試某生以考私觸法淮運使執法嚴公婉轉之得以獨子養親免郎兒閙農爭水閘官以叛閩漕督派兵捕六人將正法公亟邀同人上書白其寃竟釋此誼之大者謹類誌

其崖略如此

隆文養正遺規

劉氏養正遺規

劉氏養正遺規

奉璋謹輯

張茂先厲志詩曰成人在始顏氏家訓載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稱諺曰教兒嬰孩是自古以來未有不以蒙養爲正者不獨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遠著於經子又不獨曾子之毋教兒欺孟母之善於居子聖賢乃然也陳文恭公輯養正遺規編列童蒙須知小學詩禮教子齋規幼儀雜箴小兒語亦猶是張詩顏訓之意旨爾今之有小兒者其鍾愛未必異於古而亦間有不同者聞其駡人也喜曰

是兒會駡人矣見其要錢也又喜曰是兒知要錢矣甚或教之駡人教之要錢以爲樂卽有識者從旁非之其長者且曰小兒也庸何傷而小兒習慣矣稍長或任其入街市爲村言俗語所咻及入塾又導其急功近利中弋獲富貴之毒卽有識者從旁議之其長者且曰是正以闢小兒之機開小兒之智者而小兒又習慣矣嗚呼以小兒未漓之天眞本有之愛敬廉恥由嬰孩時已日浸月淫斷送於不知蒙養之長上遂若性惡之實本天生迨天性日漓氣習日戾轉以傲其長上誚爲昔之人無聞知彼爲長上者亦且莫

明黑白翻震其機辯之逈異常譚而譽爲跨竈一任祖若宗所貽之家法轉斷送於未經蒙養之子孫而不知返豈不重可痛惜哉吾甚不願吾劉氏子孫之有此習也昔人言子孫者曰似曰類言子孫之賢者曰肖子曰象賢意盖謂子孫之於祖宗必其性情法度無一之不似不類而酷肖其祖若父之生平使人一望而知爲某氏之子孫乃得謂爲象賢倘有絲毫之不肖則有子與無子同有孫與無孫同甚或自底弗類致人以敗類斥之則有更不如無矣然是必蒙養之教有以同於古而異於今繕其性情飭其法度

俾之認識祖宗即以自認爲誰氏之子孫自能繩祖武踐善迹少成習慣久而俱化與祖若宗精誠貫注惟妙惟肖焉奉璋無似幼承父母教必詔以祖宗之性情法度而返躬自省曾無一與祖宗相肖之處年踰五十日漸桑榆此後即力求一二髣髴似吾祖象吾父者更未敢自信曩輯家範竊見吾祖宗的緒相承言行合揆朝夕瞻對用自兢兢秉燭夜行悔之已晚益信成人在始教兒嬰孩爲千古不易良法也前舉二男皆不育四十九歲始生第三子福儀昔吾遠祖逸溪公詩曰五十始衰我始有子宗祊孤危如卵

之累奉璋寔似之而弗克肖公之樹德以自庇其子吾滋懼焉爰別錄吾祖宗岐嶷之德吾祖宗義方之教附列家範後以貽福儀且詔之曰家範所以昜成人也此編專以教嬰孩也成人在始是又先河之導而果行育德之基也易蒙卦二爻言子克家必先以養正著於彖益見蒙養之正不正實關乎子之賢否家之興衰不正則否且衰而入於險正則賢且興而即於亨經義深切所繫匪輕處蒙者未及知治蒙者宜豫教且正而曰養豈其束縛之困苦之阻遏興趣如今人之所云乎貴在養其有物有則之性養其愛

親敬長之情使之油油然自歸於入孝出弟之法度習慣自然不但不覺有拘束之苦而且有爛熳天眞之樂整齊嚴肅默寓於涵育薰陶是之謂養是之謂正所願禰儀以後子子孫孫咸遵斯義以祖宗之性情爲性情以祖宗之法度爲法度而幹吾之蠱蓋吾之慾是則吾劉氏象賢之子孫克治其家者也而不肖恭輯此編以奢望於無窮者卽目爲劉氏之養正遺規焉可光緒甲辰孟夏奉璋謹識

逸溪公年五十始舉子家人意公非望必善視之而公顧愈益嚴責課尤周親戚相過呼出令誦日所記言稍

遺輒有不測之色親戚懼其笞之起勸使跪而復教子業乃日進公色喜見先職方公撰譜稿

德齋公之生也逸溪公已半百矣甫數歲即加鈐束不少姑息而公亦舉止端莊不與羣兒共遊嬉見康熙譜雨峯公撰大傳補

德齋公幼有志操甫數齡所親挾之去或納果餌袖中輒顏頹揮去所親異之以下二條見家範

春字公教子以義方塾師初授讀勸學篇有書中自有黃金屋千鍾粟等語公嚴屏之謂始進即導以富勢而於出師陳情諸篇及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令公子職

方曲江兩公恆誦之

職方公幼有至性不爲常兒嬉遊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慨然慕其爲人私語羣兒曰大丈夫固當如是立信國位朝夕謁拜

職方公八歲作摺疊扇文云一往一來闔闢之道也從姪蘭石口述

兼山公甫垂髫有成人之度稱肖子以下俱見家範

靖江公曰看來教子讀書是人家第一要事須自小學入手要他作箇好人不必定於貴人

又曰源帳識字百餘並能辨別偏旁之同異看來天分

甚好將來可以讀書更教之立品儉用便是祖遺家私

又曰源岷可以讀書便佳不須貪多以養其氣爲要閒中教他向上作好人更緊要

又曰左司課讀有方源岷功課不求甚多而求其熟正是吾意古人讀書只一徧非初讀極熟如何久而不忘要之書不作第二徧讀正是能讀書者

又曰源岷近讀書寫字高興頗知問難望他將來作讀書種子讀書久氣質醇便是佳子弟非徒科第作官也

又曰源岷從張先生若能將四書小註讀熟將來得力甚大又宜少上生書多讀熟書

又曰源岷雅頌讀畢須温習背誦明年或書經或禮記不必遽讀周禮左傳小學是作人樣子亦令帶讀朱止泉先生云先讀外篇小兒易曉先生卽爲講解如今看得子弟聰明可以讀書更要早早教他立品好義徒能文取科第不是上乘恐非先貞修公之望於子孫者老父雖庸庸亦不之取也

又曰小兒語可楷書錄教孫男孫女

丹徒公幼不好戲六歲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几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父兄長老皆憚驚慕黃叔度之爲人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

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閈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見所尊敬應對恭謹進退以禮所尊謂人曰吾見劉子劉子事我以禮吾受其約束

白鼠莊
墓記

光緒甲辰初夏
栞亐宣南寓垒

白鼠莊墓記

十五世孫奉璋謹撰

光緒己亥白鼠莊有掘墓事遠近村人喧傳曰是劉家大墳也有楊柱者見而惻然亟告吾族之居蔣劉莊者族長見之犇告於城中族人族人有曰嘻是非道光譜所謂失考者歟時奉璋適假旋省母僑寓郡城奉季父諭賫舊藏職方公譜藁歸隨季父延族衆集宗祠公閱譜藁是爲十月某日到者數十人有見譜藁而信爲然者有疑譜藁遠不若失考近者疑信紛紜迄無定議奉璋從長者後竊議曰吾族之有譜也刱於職方公手藁

二幀譜藁例一小引一世系一家傳一大傳一外傳一譜論後附壽序及詩今道光譜僅存小引世系譜論耳家傳文法小變矣大傳外傳序詩俱未載一州書旁行斜上改竄再三蓋初藁也後附致文文肅諸公信藁詩藁前後有缺頁四邊亦多所損壞一楷書間多塗乙並有增補蓋正藁也現存者十七頁卷末惜有殘缺奉璋敬謹裱褙成帙藏於家

按職方公譜藁剏於萬歷癸巳季冬是年公方十八歲公生於萬歷四年丙子中萬歷甲午科舉人年十九適在癸巳之次年逮事祖父德齋公謹案德齋公壽八十有六康熙譜載卒於萬歷三十六年戊申在職方公辛丑登第後八年考春宇公行狀載職方公成進士官順天寄兩褐奉德齋公及公德齋公曰吾齊民不樂御公亦不御是其證也德齋公於始祖二公爲曾孫於二世祖北海公爲孫於三世伯祖賢公爲胞姪服屬如是其近也德齋公安有不歲時

祭埽之理職方公亦當有隨侍祖若父詣墓之時即此譜稾亦決無不上呈祖若父之事（以九世祖雨峯公增修家譜題辭所云上之大父大父大父色喜者推之職方公之於大父當亦如是）是其所載殆所謂見而知之信而有徵者矣（案公著小引有云於是喟然發憤抽遺帙緝舊聞論次其事則譜稾之必有所本不同臆造於此益信）道光末年高家堰決口東鄉一帶幾成巨浸修譜時訪求未獲不得已迺於二公北海公賢公三傳葬白鼠莊下各增註失考二字獨於建公傳葬白鼠莊下不曰失考揆其時當必拊膺垂涕痛恨於無可如何或者建公墓猶有形迹之可尋故不忍註失考而冀後人之得間追求因建公墓而得前三墓耶令既得

此間矣書美蓋慾易重幹蠱未始非在天之靈所默佑而含笑者也抑奉璋幼時隨吾父中憲公寄居東鄉距江平莊三里許之雙菴曾見吾父偕先從伯霞起公乘小舟往白鼠莊祭墓又奉璋二十許時先從伯叔俛公授以先伯祖楚楨公手草劉氏敘傳命受而藏之原藁改竄糢餬未易辨識且紙將霉爛字多擦損奉璋別錄副本待梓考其前篇上有曰始祖及北海君墓在白鼠莊廣洋湖壖地高衍日者謂子孫所以興此尤足據爲塙證今必曰先考而以爲非吾祖墓也然土人已羣呼爲劉家大墳矣且僉言前明古墓矣即以古墓論我輩且當調護矧明明譜稿猶存乎祖

墓被毀魂魄無依子孫仍晏居家室坐視漠然揆之追遠之情有惄然大不安者於是向之異議者合爲一詞長房之蘭坡族祖六房之小峯族叔毅然任之冒風雨歷寒暑備資斧裹餱糧或刺舟往還或徒步跋涉周歷各村潛蹤密偵舉方氏鬻田王氏盜葬王得富犂墓爲田各情實盡廉得之復邀近莊人素習此莊者老者曰大東莊顏訓之清晨偕往墓地初籤止得左右四柩方旁皇已午餉矣顏解衣小憩偶植籤入土若有所觸竟於無意中得中穴其殆有神助歟復緣墓而西又籤得一柩考厥墓式品列三塚迆西丈許又祔一塚蓋始祖

二世祖三世伯祖同葬一處卽今諺所謂三穴地也其西則四世伯祖祔焉以墓式證之譜稿無不合者其爲吾家祖墓復何疑迺訟之時邑宰爲黃巖王君彥徵以無墓契無墳丁不得直時在庚子夏日奉璋已先於春仲還京矣得蘭公函謀所以正其事者適拳匪肇衅聯軍麕集兩宮西幸南朔不通余困京師百數十日至十月和議興迺得歸遂奉譜藁反覆白之宰宰曰是爲君家墓君族中未有言之者爭者獨此數人耳無左證若何奉璋曰白鼠祖墓在前明成化嘉靖以上時閱四百餘載年湮代遠契據久亡此無可證者也看守墳墓向以近墓

族人互相照管相沿日久無墳丁而有裔孫此無可證
者也雖然有二證焉一爲土稱㬎者先大夫往白鼠祭
墓歸曰祖墓高廣如阜土人多稱爲劉家大墳亦曰劉
家垛子近復詢之鄉人稱名不改明公其察之一爲世
傳譜藁此乃先職方公手定公於始祖爲六世孫逮事
大父見聞必確公於闔族爲長房奉璋於公爲嫡支此
藁纍葉相傳至吾高曾祖父以及奉璋珍藏九世矣先
大夫暨奉璋宦游於外故宗人多有未見者令特捧呈
明公其鑒之吾家溯自職方公兄弟六人後分六房前
者具牒每房各列一名昭愼重免紛擾也明公其察之

宰曰其然其歲有祭墓者乎奉璋曰先大夫祭墓已先言之矣惟吾族素寒此墓向無祭產白鼠莊距城遼勢不能闔族俱往惟稍能自給暨居近墓者往爾宰曰君望族也君家墓鄉人顧得而掘乎數人爭構何爲乎奉璋曰爲爭墓也非爭田也墓址止一畝有奇墓外無田何爭爲且奉璋嘗聞之矣掩骼埋胔仁政也即非奉璋祖墓亦將請懲治之宰曰鄉人懼罪名若何奉璋曰公仁人也吾家遷寶應五百年矣忠厚相承奉璋亦不爲已甚但乞飭王姓迅速遷棺讓地仍依舊址封築完好即當遵斷結案宰韙之乃爲提集人證鄉人恐涣人調

處王得嵩亦崩角稽首以謝乃得遷王氏盜葬之柩復吾祖被毀之墓墓址定爲一畝七分時在十二月十九日也案旣結之次年族姪蘭石覓得康熙譜八册歸於奉璋復搜得德齋公遺書一分錄藁見貽檢查康熙譜前卷所載家傳大傳卽職方公原藁又案德齋公遺書載明寶應縣順義鄉四圖三甲與譜藁所稱逮吾復改王野人順義合又載明所買姚潮田一頃八十畝派與兄弟三八均分塋地一畝三分理應長男承領奉祀與今蔣劉莊華峯族祖所聞墓下初有田百數十畝屬劉氏後鬻存十畝許聞蘭石云昔霞起叔祖嘗至白鼠土墳收租幼曾見其賬據每歲所收租

稻約在十石上下後霞公及惠卿叔相繼歿田遂不知所往意者卽此十畝許耶後僅存墓址一畝有奇極相符合樸生告予曰族人同訪於蒯氏求視舊劵蒯懲訟事株累堅不肯出云舊劵存湯家莊王氏華公云聞墓下初有田百數十畝屬劉氏後鬻存十畝許後僅存墓址一畝有奇且奉璋竊議德齋公無不祭埽之理益足信余言不謬矣舊契雖失卽以遺書作左劵亦奚不可是役也族長之來城犇告蘭坡小峯二公之下鄉諸求厥功偉矣而發端於楊桂廉實於顏訓之尤可感焉奉璋不才僅以口舌微勞追隨諸長者之後曾與蘭坡小峯二公約於來歲諸墓並立碑碣且作記以垂久遠不意昊天不弔吾母適於十二月十八日申刻棄梧棬矣吾母體素弱十八日午前猝然

眩暈申刻遽棄養醫者謂爲暈中蓋自聞京師變耗勞於憂思者久十月歸甫半月旋以白鼠事羈滯寶應時又雪虐風饕河流冰合吾母倚閭以望治飪以待聞有迫不及待情形是其憂深其耗重故其變也猝致不孝弗克親視含飯且候不孝歸始成斂禮惟心泣血抱恨終身言之痛絕十九日晡不孝由縣署出得凶耗星夜犇喪回郡城苫塊居憂寢饋俱廢自痛以追遠之故轉至不能愼終銜恤之餘未嘗頃刻忘前約一思往事輒淚涔涔下倏忽年餘不能擱管頃於壬寅春暮族姪樸生由秦晉歸里於清明節從族人詣塋域議祭禮因郵寄白鼠莊訪墓記一又紀略一於墓之緣起及毀墓之始末由城至墓之途徑俱先奉璋而言之詳矣奉璋庸何贅乎惟譜藁中冢傳大傳之所

記楚楨公敘傳之所存上而德齋公遺書之所列下而奉璋與聞此事之顛末皆樸生所未見未聞者特補記之以諗樸生嗟乎向以載籍散佚又餬口四方不獲追隨長老習與土人往還以至數典忘祖罪戾深矣今者綜遺書譜藁敘傳及樸生所述華峯國香二公追溯聘公言土人顏君顧王諸叟言蘭小二公親詣鑱驗柩數之墓式暨奉璋所見先大夫詣墓之事蘭石所稱霞公上墳收租之事互相考訂其爲祖墓有斷然者若再爲猶豫兩可之詞轉滋後人疑竇豈不益增罪戾乎異日修譜時若蒙

族中尊長許與樸生所著並存家乘庶幾彼詳此略彼
略此詳互證參觀原委悉具俾後之繩繩繼繼奉祀弗
墜者有所考焉倘有時力能治業以復德齋公所謂姚
潮田者乎旣以為護墓之防卽以為闔族祭墓之費是
則奉璋之隱願也夫

先四世祖德齋公遺書一分擬刊載家譜

寶應縣順義鄉四圖三甲民劉憲歷苦萬狀所生三子
長男繼善讀書次男繼美繼義各爨生理年久近吾年
七十六歲請憑親人戴文臺等當面言定將原買粱宅
房地一段在上草房三間瓦房三間廚廈二間過道門

樓井阜因房地窄狹老小衆多同居不便議照原價三十兩令繼善備銀二十兩分與繼美繼義各置房地安住原舊房地令繼善同孫永澄永沁爲業及將所買姚潮田一頃八十畝派與兄弟三人均分鬮拈佈種不得爭擾家堂祖先香爐燭臺并塋地一畝三分理應長男承領奉祀其長孫中舉之後續買房地俱與美義無干長男勞苦讀書供養爺娘殯送祖母扶養幼弟優免門差娶弟婦嫁三妹用費數多難以記算惟親鄰人所共知俱以議派情愿但恐孫輩日後不知立此親筆遺書一樣三紙各執一紙永遠爲照

萬曆貳拾陸年拾貳月拾貳日立遺書父劉憲

長男繼善

次男繼美

繼義

知證親人戴文臺

梁小槐

梁免村

梁仰槐

孫汝紹

鄧世泰

戴君錫

王　勤

梁玉軒

蔣子用

執遺書男劉繼善

附載樸生撰記紀略二則

白鼠莊訪墓記　十六世孫鍾琳謹撰

光緒二十有八年三月五日乙丑鍾琳從南珍族曾祖及族祖若叔族昆弟若姪十有四人自城中宋涇河買舟五東行道廣洋湖往白鼠莊訪始祖二世祖

墓予與國香族祖同舟行五十里至陶家林東渡湖又十數里至蔣劉莊華峯族曾祖家詰旦緣湖迆北舟行七八里達白鼠莊都二十人詣所訪之墓下由莊東行里許道半孤菴又南行半里至墓平地品列三墳封三尺迆西丈許又一墳高如之華公指示曰先伯諱台聘幼隨先祖時來燒紙拜埽聞土人名此為劉家大墳亦曰劉家垜子以墓址高廣故名地濱湖夏秋彌望大澤墓時沒于水一歲水齧墓土見柩題有北海二字往邑治告族人族人以續家譜云失考道光庚戌年刻無信者先伯歸時率子姪往拜焉予幼隨來見墓址尚高一尺許廣袤畝

餘予自距墓前數十武之小圩一舉足而登址今來覲諸父老猶及見也國香族祖幼聞于聘公及其尊公言畧同先伯殁吾等困于餬口遂尠來者吾始祖妣爲白鼠楊氏其宗有楊桂時至吾家歲庚子春月桂寄予字云劉家大墳爲人掘予他適族長見山兄來見之往告城之族人遂與訟南珍族曾祖之言曰初族弟蘭坡等六七人訟未得直後我山歸以練江公手書譜藁呈前宰始以墓歸劉氏判田一畝七分爲墓址令村人築之聞道光間修譜屬族人某來訪墓適大水莫可尋迹道光縣志吾邑歲多畏潦康熙庚午年邑令徐璉志序云茲邑洪波浩渺無培塿之阜人民雜居于鷗鷺

歸言于族遂增失考之文道光譜于始祖二世祖三世世伯祖葬白鼠莊下皆增失考二字四世伯祖葬白鼠莊下未增入曩者聘公之言吾亦聞之與族人有連者顏君訓之居相近盍往咨焉乃濟湖西北行五里許至大東莊叩之顏氏其言曰庚子歲吾同蘭坡小峯二君數往反習此莊耆老有顧王諸叟年七八十者言吾儕童稚或水涸牧牛上劉家大墳址高四五尺必數十步外鞭牛亟騁乃得上時墓下田為方氏不知其買自何氏歲大水方氏舟載墓址土障其塲若室方鬻田于其戚王氏王于墓前瘞二柩訟後遷去墓後東南數丈外葬三冢今仍存王漸犁址為田

近鬻于莊南蒯殿臣家舊券皆書留古墓荒垜一畝有奇王旣徙居其族無賴子名得喜指垜址爲王氏產欲盡犁墓鬻田事聞而訟作昔王氏之漸犁垜址也或昏莫于墓若有所見自是村人相戒日入毋過劉家大墳故名稱至今未改蘭小二君初來尋墓已犁與田平吾隨二君鑯得左右四柩中穴不可得方旁皇吾解衣置地偶植鑯入土數寸聲硧然抓視之柩前題也緣土尋又得一棺又西鑯得祔葬一柩二君以與譜合遂訟掘者此皆得之傳聞者也若所見可稽者六世伯祖練江公家譜藁與康熙三十七年

所刻譜載始祖二公妣楊氏二世祖北海公妣張氏三世伯祖諱賢妣某氏四世伯祖諱建四墓皆葬白鼠莊聞族曾祖楚楨公數來訪祭見於著錄從叔仲岩有佃人王姓居此村詢之亦云然朱仲修外舅言亦數聞于舟人農叟令遠近村人猶能道其名也開歲元夜予過揚州我山族叔寓出示康熙家譜又聞乾隆譜亦然族人呈縣黏案國香族祖家有此本前數幀蝕滅練江公家譜小引今譜亦以弁首云劉氏自二公以來六世矣故吳人不知何年徙八寶大父又云四世祖德齋公吾先編戸王野鄉二甲逸溪公兄與公分戸改六甲吾復改王野入順義縣志亦引此序案道光庚子縣志載喬石林侍讀前志云王野鄉四圖一圖在縣東四十里二圖在一圖南去縣六

十里三圖在二圖東北去縣八十里環廣洋湖而莊者曰喬垛易家白鼠等莊罹水害時則無高下遠近皆水志又云壩水反漲所及雖高原亦不足恃今志雖不載王野鄉二甲所轄村莊之名以距邑治里望稽之則白鼠當在王野二三圖之間我先世明居白鼠與耆老之言相符令居者百餘家久無氏劉者墓四望之田屬白鼠者周二三里他無劉氏墓則土人所指名之劉家大墳似為吾祖墓無疑然年遠無徵鍾琳謹議祭禮請於南國二君曰當竊附古者望祭之義陳設于墓外南向墓向坤對空而拜俟有明徵復正其祭二君且將謀

之族人脩封樹復墓址立碑志於墓南方歲祭其下庶以傳疑皋莫或廢抔土之盜不虞再遺意甚盛也記有之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又曰致反始厚其本也夫聖人制報本之禮追遠之教欲人脩先以崇恩而不忘其初也吾祖宗累仁錫蔭五百年于茲邑子姓蕃衍代有達者墓曩没于巨浸前人咨求不得痛心而無如何今湖復為田二三十載人皆指為劉氏祖墓劉氏之子孫不過問安乎

庚子仲冬揩伯族叔同子振秦道中偶言夏間訟事獨往白鼠見墓為人掘不禁號慟此莊耆老皆稱劉家大墳碣為吾始祖墓若不善護守懼本撥而宗墜也揩叔誠孝剛直身殉災黎言必不安

古

者孝子于親手澤口澤所不敢慢邑有聞人後世子
其居一廬植一木垣而護之或數邑志乘爭相援繫
或流傳墟墓並效崇封況道路藉藉先世家乘居若
墓皆在焉反始致誠之禮庸敢廢乎南國二君皆曰
女陳義甚善其敬志之爲後來者導越日歸謹次聞
見之大略于篇與祭二十人曰某某皆自邑治往
者曰某某某自蔣劉莊往者

白鼠莊訪墓紀畧 (擬附注家譜)

光緒歲在庚子仲冬之月 鍾琳 以義振入秦措伯族
叔與俱道言夏聞白鼠莊劉氏墓毀于人躬往訪諸

耆老謚爲吾始祖墓鍾琳敬志之歲壬寅正月旣望道揚州叩諸我山族叔言曩歲族人訟王某毀吾祖墓予以練江公手書家譜藁呈前宰始以墓歸劉氏判田一畝七分爲塋域因出示康熙三十九年所刻家譜載始祖二世祖葬白鼠莊三世伯祖四世伯祖祔焉歸里直二月淸明節族祭於祠南珍華封族曾祖皆述曩屢聞台聘公華君之世父言幼隨先人數往白鼠祖塋燒紙拜埽後華君幼亦隨往遠近村人皆呼爲劉家大墳亦曰劉家垛子聞楚楨族曾祖曾往祭見于著錄園香族祖幼聞于聘公及其尊公言皆同朱仲修外舅亦數聞稱說於土人舟子地濱湖夏秋瀰望

大澤道光庚戌歲修譜族人某往訪適大水莫可尋
迹歸增失考於譜今譜始祖二世三世葬白鼠莊下皆增刊失考四世伯祖葬白鼠莊
下未增入今復得墓當與族人往營域釐界且修祭禮議
僉同凡十有四人於三月五日自邑治宋涇河東行
五十里至陶家林渡湖十數里至蔣劉莊華君家明
日舟緣湖行六七里至白鼠莊越莊里許至墓品列
三墳封三尺迤西丈許一墳如之域犂為田矣華君言始
劉氏墓田百數十畝數嚮僅留址一畝有奇嚮于
方氏時大水方掘載垛土障其居若場方嚮之王王
嚮之蒯券皆書留古墓荒垛一畝有奇余幼見墓阯
四圍皆高二尺許墓前數十步外阯臨小圩余自圩
一舉趾而登昔聞此村耆老言其幼時阯高五六尺
水涸牧牛至必於數十步外鞭牛亟騁乃得上劉家

大墳族人望祭於墓側南國二君將謀於族修封樹也築塋域立碑歲往祭焉謹按六世伯祖楝江公家譜小引（今譜亦刊于首）云劉氏自二公以來六世矣大父又云吾先編戶王野鄉二甲逸溪公兄與公分戶改六甲吾復改王野入順義（縣志亦引此序）道光庚子縣志載喬石林侍讀前志云王野鄉四圖一圖在縣東四十里二圖在一圖南去縣六十里三圖在二圖東去縣八十里環廣陽湖而莊者曰喬家垛易家白鼠等莊罹水害時則無遠近高下皆水今志雖不載王野二甲所轄村名據里望稽之白鼠莊當在王野二三圖之間

我先世明居白鼠至今父老能言之今白鼠居人久無氏劉者墓四望之田屬白鼠者周三數里亦無他劉氏墓云族人自邑治往者曰某某某自蔣劉莊往者曰某某某